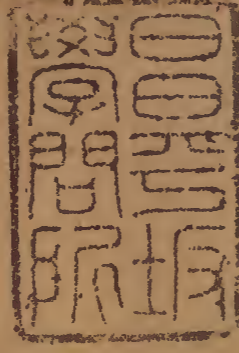


真西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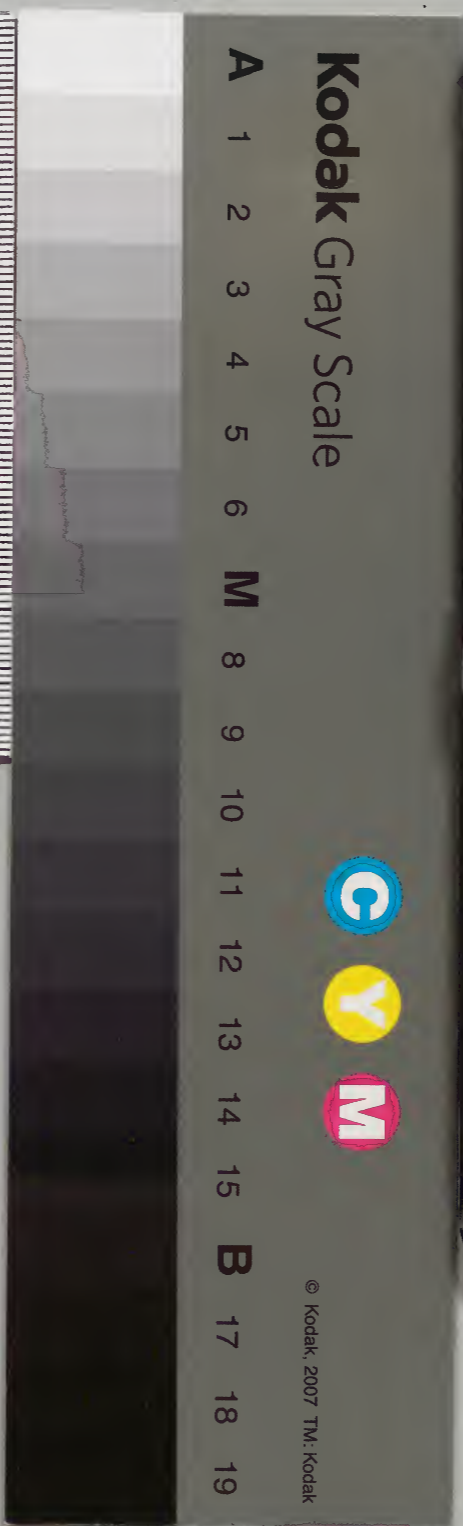
卷四十之二



漢書門類			
一〇	二	七	六
號	函	架	冊
一	一	三	八
冊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一〇二七六	架	冊
類	號	冊	函
七	一	三	八
架	冊	函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76	
冊數	18 (14)		
函號	316	26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明後學武陵楊鶚伏庵父重脩

新林懋材君華父重

文 泉州科舉論士文

某治郡無堪已叨易地尚茲需代遂及見秋闈之盛

舉顧念此邦英才輩出為士者各知以禮自將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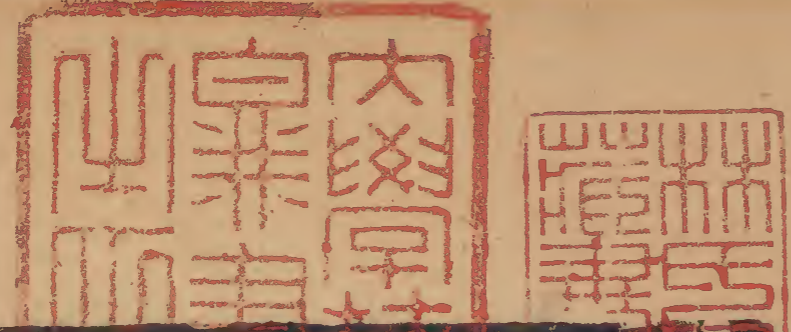
旁郡間有以場屋喧囂而坐殿罰者獨此邦素所未

聞士習之美於斯可見今某區區猶欲少伸諭告者

蓋以平時自愛之心推之以及士友惟幸聽之無忽

蓋聞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而士之所守莫先於禮是

以聖經垂訓足容欲重手容欲恭進退步趨必中規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一
矩非獨自貴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氣之與志相爲
主賓未有氣安靜而志不寧氣勞擾而志不動者也
故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今夫蹶者趨者是氣
也而反動其心此乃治心之格言脩身之至要學者
平時間有講不及此涵養之功既無其素一旦就試
遂以勇士赴敵場自比而不知戰鬪所恃者勇力場
屋所恃者心思戰雖尚氣猶有再衰三竭之懼况於
文章者精神之所發見者也和平其心清明其氣猶
恐心手未能相應况於喧譁嗽課奔走頓撼之餘精
神氣血交擾於內非終日不能以定而欲下筆之際

詞采煥然義理條達難矣尚憶某少時屢更較藝
知深自愛惜每每緩步徐行於衆人之後既坐試席
他人之胷喘膚汗者未能遽定而我已安坐凝神運
筆締思矣逸勞靜擾十倍不同故雖學力甚踈猶能
連收科目其效徃徃由此今願七邑之士父兄友朋
交相勸勉以靜重安徐爲先以喧呼躁擾爲戒則發
之於文必將大有可觀者非特文字流傳四方學者
皆以爲法而士風之美尤足以冠絕一時豈不偉哉
至於試院之所措置無非深爲士友之地尚慮其間
或不相察輒煽浮言亦願老成有識之士開曉鑄諭

俾皆釋然無惑幸甚

勸學文

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蓋前
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於春陵以其心悟獨得之
學著爲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下啓
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所聞於程氏者設教
衡嶽之下其所爲春秋傳專以息和說距詖行扶皇
極正人心爲本自熙寧後此學廢絕公書一出大義
復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於家庭者進則
施諸用退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說讀史知言等書

皆有益於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寓于新
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流實
出於一而其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
理義之秘至是無復餘蘊此邦之士登門墻承警歛
者甚衆故人材輩出有非它郡國所可及今二先生
雖遠所著之書具存皆學者所當加意而南軒之論
孟說晦菴之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則於學
者爲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頗聞
邇來士子急於場屋科舉之業往往視爲迂緩置不
復觀殊不知二先生之書旁貫羣言博綜世務猶高

山巨海瑰材秘寶隨取隨足得其大者固可以窮天地萬物之理知治已治人之方至於文章之妙渾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彷彿蓋其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學者誠能誦而習之則於義理之精微既有所得發之於文亦必意趣深長議論精確以應舉直餘事爾若徒諷咏膚淺之文掇拾陳腐之語見聞既陋器識可知雖使幸而獲選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秋試之期尚遠羣居暇日正當培養義理之源務求有用之實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書俟其浹貫通然後博求周程

以來諸所論著次第熟復而溫公之通鑑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並觀焉職教導者以時叩擊驗其進否上中二句當課之日則於所習之書摘為問目俾之援引諸儒之說而以己意推明之末句則仍以時文為課如此則本末兼舉器業日充上足以追續先賢之正脉次足以為當世之實用異時英髦接武遺迹于前聞人豈不盛哉顧念迂踈濫塵師帥之任新美士習蓋其責也輒不自揆敢述其所聞惟同志相與勉之

譚州諭同官咨目

某猥以庸虛謬當闕寄朝夕休惕思所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賴官僚叶心同力庶克有濟區區輒有所懷敢以布于左右蓋聞為政之本風化是先潭之為俗素以淳古稱比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朴且愿猶有近古氣象則知昔人所稱良不為過今欲因其本俗迪之於善已為文諭告俾興孝悌之行而厚宗族鄰里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徂於故習若夫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事至官者願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行

至友愛著聞與夫協和親族調濟鄉閭為衆所推

請采訪其實以上于州當與優加褒勸其詳見至於

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為主昔密學陳公

襄為仙右宰教民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

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

今惟母以薄待其民民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

所望於同僚者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

孚則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四

事自勉而為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律已以廉凡

士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汙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故此以為四

事之撫民以仁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存心以公
 傳曰公生明私意不可得一萌則是非泣事也
 勤是也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
 今謂之風流爛雅此政之所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
 則謂之不可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豈可小有大命聽訟
 不審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淹延囚繫
 舉室廢業因圖之吾度慘酷用刑刑者不獲已而用
 刑甚者或以閹節用刑殊不思今為吏者好以喜怒用
 天糾罪豈官吏逞忿汎濫追呼有特引之需有出官
 行私者乎不可不戒汎濫追呼
 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招引告訐告訐乃敗俗亂
 於破家其可汎濫乎招引告訐

自當痛懲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
 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為也
 催稅稅不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
 籍不罪也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復責以輸是
 不籍不銷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者有鈔
 賣子往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科罰取財自二
 稅合輸之外一毫有仁心者豈忍為此科罰取財
 政與夫非法利歛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
 吏下鄉也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
 出低價買物是也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
 戶者每官司敷買視市直率咸十之二其之區區其
 三或不即還甚至白者民戶何以堪此
 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埃丁寧而素知
 自勉者矣然亦豈無當勉而未能者乎傳曰過而不

改是謂過矣又曰誰謂德難厲其廢而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已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為準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極溺救焚不俟終日毋徂於因循之習毋牽於利害之私或事關州郡當見告而商榷焉必期於去民之瘼而後已而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與縣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于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先某之視夫然

衛兮繪雲雷淪棕魚兮脯稗筍冀仙靈兮長裝四列館兮何許有鼇峯兮有白馬朝嬉遊兮百繡夕容與兮大姥仙之樂兮未央顧我民兮母或忘錫吾年兮大有俗欣欣兮樂康

大府谷知府樂某

大教山之樂令未光賸姑月令毋迫志難吾昔令

諭令何信有請奉令有日無賸數數令百勝文益

諭令何信有請奉令有日無賸數數令百勝文益

為役然虛心無我樂於聞善蓋平日之素志何
一道之利病某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為
不合於理有不便於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
不敬從如其未然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
蒙賜而某也亦庶乎其寡過矣敢以誠告尚其亮之
幸甚

潭州諭俗文

大守叨蒙上恩擢守湘土深惟朝廷委寄之重非特
責以有司常務而已布宣德化導迪人心實守臣之
事顧此邦風俗初未詳知今以天性人倫之大者與

夫遷善改過之方首為爾民告名之曰諭俗三事今具于后

一古者教民必以孝悌為本其制刑亦以不孝不悌為先蓋人之為人異乎禽獸者以其有父子之恩長幼之義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繼之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言父母之恩與天同大為人子者雖竭其力未足以報也今乃有親在而別籍異財親老而供養多闕親疾而救療弗力親沒而安厝弗時不思此身從何而有罔極之報當如是乎至於兄弟天倫古人謂之

手足言其本同一體也今乃有以唇舌細故致爭錐刀小利而興訟長不卸幼卑或陵尊同氣之親何忍為此潭湘舊俗素稱淳厚如前數者未必有之太守此來欲以義理訓民未免預陳勸戒已行下州城及十二縣自今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者采訪得實具申本州當與優加旌賞以為風俗之勸或其間有昧於禮法之人為不孝不悌之行鄉里父老其以太守之言曲加誨諭令其悛改昔後漢陳元為母所訟亭長仇香親到其家教以人倫大義遂為孝子

北史清河之民有兄弟爭財者郡守蘇瓊告以
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宅遂厥悟息訟同居如
初况此邦之人本來易化以理開曉必無不從
若上違太守之訓言下拒父老之忠告則是敗
常亂俗之民王法所加將有不容已者一陷刑
戮終身不齒雖悔何及爾民其思之母忽

一古人於宗族之恩百姓不絕蓋服屬雖遠本同
祖宗血脉相通豈容間隔至於鄰里鄉黨雖比
宗族為疎然其有無相資緩急相倚患難相救
疾病相扶情義所關亦為甚重今人於此二者

往往示以為輕小有忿爭輒相陵犯詞愬一
便為敵雖有一干斯皆非美事昔江州陳氏累
世同居聚族至七百餘口前代常加旌表至今
稱為義門近者吉州孫進士以惠施一鄉諸司
列奏蒙恩特免文解士夫以為美談江湖之閒
境土相接豈有江西之人能為義舉而此獨不
能今請逐處老成賢德之士交相勸率崇宗族
之愛厚鄰里之歡時節往來恩義浹洽小小乖
忤務相涵容不必輕啓訟端以致結成怨隙若
能和協親族調濟里閭為衆論所推亦當特加

褒異如其不體教訓妄起訟爭懲一戒百所不容已爾民其勉之母忽

一官之與民誼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體恤為有司者不當以非法擾民為百姓者亦不當非理擾官太守平時以愛人利物為心不啻饑渴視事之始切切講求已轉牒州縣官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除其十害何謂四事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是也何謂十害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泛濫追呼招引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

是也十者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極救焚不俟終日務令田野安帖愁歎不生或民間有公共利病太守所未及知許明白具伏前來陳述但不許匿名實封訐人私過言而有理即當詳酌以次施行爾民亦宜體太守此心更相勸戒非法之事勿妄作如豪強兇橫吞謀貧溺姦校詐偽欺騙良善教唆詞訟計屬公事聚眾鬪歐開坊賭博居停盜賊屠宰耕牛沽賣私酒與販禁物如以此類皆係無理之訟勿妄為如事不干已輒訟行告訐撰裝詞類夾帶虛實如此者皆是無理或日前所為未免害義若能幡然悔悟去惡從善如湯沃雪舊迹都消人誰無過

改之爲貴周處三害終爲名賢父老其以此意
爲鄉閭子弟反復解說必若教之不悛則國家
有法官司有刑太守雖欲從寬不可得爾民其
幸聽之毋忽

右諭俗三事開具在前太守之於爾民猶父兄之於
子弟爲父兄者只欲子弟之無過爲太守者亦只欲
爾民之無犯故於到任之初以誠心實意諄諄告諭
其不識文義者鄉曲善士當以俗說爲衆開陳使之
通曉庶幾人人循理家家畏法田里無追呼之跡公
庭無鞭扑之聲民情熙然化爲樂衆豈不美哉故今

榜示各宜知悉

勸立義廩文

太守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禱雨思所以
爲邦人久遠之計在城則置惠民倉儲米數萬石歲
歲出糶在諸縣則廣置社倉儲穀數萬石歲歲出貸
其爲慮悉矣又念社倉貸穀止及末等有田之人而
細民無田者不得預也復請于常平司以今歲義米
附納社倉爲賑糶之備然義米有限而貧民至多豈
能均及於是又以居鄉之日所爲義廩規約以勸有
力之家蓋欲公私出力共濟斯民使無饑芋流離之

害夫人之貧富雖有不同推其由來均是天地之子
先賢有言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
之類連而無告者也我之與彼本同一氣我幸而富
彼不幸而貧正當以我之有餘而濟彼之不足自古
及今能以惠卹為念者其子孫必賢其門戶必興蓋
困窮之民人雖忽之天地之心則未嘗不憫之也我
能惠卹困窮則是合天地之心合天地之心則必獲
天地之佑此以理言者也若以利害計之無饑民則
無盜賊無盜賊則鄉井安是又富家之利也况義廩
云者非指所有以與之特出所有以糶之而已於富

家初無損而於貧民實有益且每歲勸分出於官
豈能無攘今舉行義廩使上中之戶自相推排隨力
出倘官司不計產強敷之也自置糶場自收糶錢官
司不遣吏監臨之也價直高下視時稍損官司不抑
令痛減也况常歲艱食悉仰勸分今州郡既立社倉
又糶義米則與爾富民分任其責者為不少矣其可
不體官司美意相率而樂從哉今去秋成不遠已委
諸縣官各行勸諭期以十月終逐都結成規約申聞
于縣縣以聞于州其能率先為倡者當加褒賞或謂
潭人未易告諭諸縣勸糶自有成式何以義廩為哉

爲是說者是以薄待吾民也十二邑之廣豈無好義
樂善之君子且兩歲勸分亦有欣然出粟爲數頗多
如長沙之賈熊袁簡湘陰之鄧居中毛以太攸邑之
武當世瀏陽之龍世永李天覺羅廷圭安化之劉孝
錫陳洪範李曉張奉世湘鄉之馮楷醴陵之曹應龍
周霖丁大謙湘潭之羅邦臣楊仁老向堯俞者州郡
或借補官資或特立坊名或量與免役以旌異之矣
又安知無聞風欣慕者必若諭之而不從則勸糶舊
例蓋有不得而廢者特不若人自爲之則義風興行
情感悅其氣象爲不同爾譬之後法然爲義

有輯陸之風行差役則有爭競之訟義廉猶義後也
勸分猶差役也二者利害至爲明白爾民其詳之

諭賊文爲招司作

天地之間至貴者人人之有生當愛此身微罪薄刑
尚不可犯何況其心爲叛爲亂天之愛民如愛子然
汝乃殺之豈不逆天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莫恃汝強
敢與天鬪白頭之賊自古所無力能拔山終亦誅鋤
只觀近年湖海羅李自謂英雄人莫能與比橫行數
縣十萬其徒一朝被擒如戮大猪妻兒併命財產掃
地不知區區成得何事汝曹看此賊豈可爲何如及

早悔罪來歸聖上至仁憐汝愚昧已降黃榜赦汝之
罪但能改過盡洗舊愆父母可保妻帑可全而况朝
廷務守恩信官資賞格斷不汝吝既免刑禍又得顯
榮何苦執迷不自來生昔年戚方官至大尉見今下
整亦作逢刺江西都鈐友睦姓胡連年進擢恩獎特
殊若此數人初亦失脚一旦翻然盡改前錯名稱義
士身被異恩富貴光華福及子孫汝歆效之其力甚
易殺賊來降便是知義作賊爲逆殺賊爲忠反掌之
間禍福不同不能殺賊但只歸順恩賞亦加豈不安
穩白水之馮黃龍之丁統能回心便得寵名錦袍金

環見者欣慕何以得之改過之故聖恩如天何負
曹汝若違之禍豈可逃汝曹本心亦識利害故今諄
諄汝訓汝誨王師既集天討將行莫恃汝力敢當雷
霆咨爾父老爲我開諭逃汝死門入此生路故茲曉
諭各宜知悉

浦城諭保甲文

古者於鄉田同井之義甚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今之里社亦古之遺意然今人少知此義
鄰里相視往往皆如路人近因官司舉行保甲某甚
以爲喜蓋不惟可備不虞之患亦欲因此與里社相

親漸還古意以諸隅區處未定故未能行近者官司
又再催促而各隅之人返生疑惑者恐其別有差使
故也 某嘗聞令君與丞公之議矣大抵保甲之行止
是隄防小竊與遺漏而已 一家有盜不能自獲也鄰
里畢至則其獲必矣 一家有火不能自滅也鄰里畢
至則其滅必矣 若夫扞禦外盜近則有尉寨之兵與
招募之兵遠則有朝廷之大兵不以責之保甲也一
家一名特其大綱耳貧士之無僕者單丁之老弱者
不強之使出也五日一點欲見其大數耳雖有拽隊
警之說未必常行也此皆縣官本意而外人未

知故有疑論不知此法之行實以卹民而非擾民
疑之者過耳某卜居于此條已六年闔邑之人皆吾
鄰里鄉黨也思一聚會而未能今因此遍會吾同邑
之人而力有所不及將以此月中旬與同社百家修
祀于本坊之社牲牢酒醴皆一力自備退而分胙則
百家之人皆預不以士農工商為間廢合古人崇重
鄉社之意其坐次則別有區處是日當為陳說鄰里
鄉黨相親和睦之義及官司所以團結保甲本意庶
幾衆心曉然無復疑惑今先浼隅官總首通行告報
為此文揭之門首庶鄰里通知焉

再守泉州勸諭文

太守將至郡人歡迎自慚薄德莫副民望視事之始
合有教條不憚諄諄為爾開說凡為人子孝敬是先
其次友愛協和兄弟人非父母豈有此身父母生兒
多少艱辛妊娠將免九死一生乳哺三年飲母膏血
携持保抱日望長成如惜金珠如護性命慈烏反哺
猶知報恩人而不孝烏雀不若兄弟之愛同氣連枝
古來取喻名為手足人無兄弟如無四肢痛痒相關
實同一體長當撫幼弟當敬兄或值急難尤須救助
其次族屬雖有親疎論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

枝葉分披本同一根氣脉未遠豈宜相視便若路人
其次鄉鄰情義亦重患難相扶疾病相救恩義往來
亦不可闕以上四事人道大端凡爾良民首當加勉
家家孝友人人雍和息事省爭安分循理得已且已
莫妄興詞一到訟庭終身仇敵更相報復無有休期
壞產破家多由於此語言喧競或不能無鄰里之間
急宜勸止莫令交手致有鬪傷彼中汝奉汝受官棒
本因小忿近結深讎何似始初便從忍耐觸來莫競
心下清凉市井經營雖圖利息亦雖暗是莫太虧瞞
秤斗稱量各務公當大入小出天理不容濕米水肉

尤爲人害放債收息量取爲宜分數太多貧者受苦
舉債營運如約早還莫待到官然後償納飲酒無節
少不生災賭博不戒多至爲盜游手浮浪久必困窮
勤謹服業終是得力太守今此爲民復來有大不平
當爲伸雪有大不便當爲蠲除事若細微不必相撓
於爾無益於我徒勞違法犯刑最不可作舊來有過
各許自新教而不從刑斯無赦有過能改即是善良
耆艾老成宜推此意誨爾子弟及其鄉人有違此言
衆宜誚責凡此怵懼欲曉編民讀書爲儒師慕聖哲
自知義理不待鄙言所望以身率先閭里一方一所

有一仁賢以善教人人必感動去薄從厚弭災召和
其始自今永爲樂國

泉州勸孝文

當職昨以三事諭民首及孝悌數月以來累據諸廟
申到如黃章取肝以救母劉祥取肝以救父近又有
承信卽周宗強者其母安人陳氏得疾幾危宗強割
股救瘳母遂平復雖非聖經所尚然其孝心誠切實
有可嘉今忽據百姓吳拾同妻阿林懇其子吳良聰
不孝再三審問具言其詳當職忝爲郡守不能以禮
義訓人致使民間有此悖逆日夕慙懼無地自容

承信除依條支賞外特請赴州置酒三行以示賓禮
之意用旗幟鼓樂鞍馬織扇送歸其家吳良聰罪該
極刑姑與從輕杖脊二十髡髮拘役一年仍就市引
斷使人知孝於其親者有司所深敬不孝其親者王
法所必懲兼此邦之人本來易化只緣官司不加訓
勵故有無知而輕犯者今為爾民畧陳大義昔者聖
人作孝經一書教人以事親之道其紀孝行章曰孝
子之事親也君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
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孝
之始終無出於此所謂居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

常須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也為人子
慢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為子而慢父母必有幽明之
譴昔太守侍郎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
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若不能奉
親雖焚香百拜佛亦不佑此理明甚幸無疑焉所謂
養則致其樂者言子之養親當有以順適其意使之
喜樂也大凡高年之人心常歡悅則疾病必少中壞
戚戚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常着綵衣為
兒童戲正以此也今貧下之民固無美衣珍饈以奉
其親但能隨力所有盡其誠心父母未食子不先嘗

父母尚寒子不獨煖父母有怒和顏開解父母有命竭力奉承則尊者之心自然快樂閨門之內盎然如春矣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人有母病三年夜不解帶者親年既高不能無疾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先嘗若有名醫不惜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剔肝割股然後為孝蓋身軀髮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貽親憂苦貧乏至甚無力請醫許詣州自陳當為遣醫診視藥粥之資與從官給至於喪祭二事皆當以盡誠為主不暇一一開陳獨有兩說願因而勸戒竊聞民間

不幸有喪富者則侈費而傷於禮貧者則火化而定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為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為切要其它繁文外飾皆不必為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然昔賢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惡人入苟明此理則諛奉僧尼廣脩齋供其為無益灼然可知又聞鄉俗相承親賓送葬或至割宰羊豕酣營杯觴當悲而樂尤為非禮至於貧窶之家委之火化積習歲久視以為常曾不思古者背叛惡逆之人乃有焚骨楊灰之戮今親肉未寒為人子者何忍付之烈焰使為

灰燼乎言之猶可痛心况復忍為其事自今而後富者則願其削世俗不正之禮省虛華無益之費審欲為親祈福豈若捐金穀以濟饑貧有若施藥施棺無非美事儻能行此福報自臻何必索之渺茫妄希因果貧者則願其勿以火化為便苟稍可趣辦何惜辦尋丈之地以葬其親必不獲已即仰陳之於官地安厝但深掘坑坎築土實封亦勝於焚屍之慘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天下萬善孝為之本若能勤行孝道非惟鄉人重之官司敬之天地鬼神亦將佑之如悖逆不孝非惟鄉人賤之官司治之天地鬼神亦

將殛之此州素稱佛國好善者多今請鄉黨紳士之間更相勸勉其有不識文義者老成賢德之士當與解說使之通曉庶幾人人興起家慕劬漸還淳古之俗顧不美歟

諭州縣官僚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諭勉同僚曰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而某區區寔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為潭人興利除患者粗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事而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

之爲州蠻舶萃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鉅室
有所訟愬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修自愛之士
未有不爲所汗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汗者士之
醜行士而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功容絕人
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
四知之畏而却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最爲顯著
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願同僚力循冰蘖之規各勵
玉雪之操使士民是敬稱爲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
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
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簿尉言之簿勤於勾稽

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劫
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
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禍發
一培刻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蓋亦反已而思之針
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慄然爲之痛楚刑威之慘百
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
呼求救唯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無辜
者受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
不當賸民之財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
名之曰恕強勉而行可以至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

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爲心
而以殘忍培克爲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
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已
私而拂公理亦不可翫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
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示以
爲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蓋殉貨賄則不能
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昵畏豪雄顧禍福計利害
則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
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逆乎天
理矣以輕爲重以重爲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

而逆天理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
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汙
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不平
之歎此所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爲民
者不可以不勤業精于勤荒于嬉則爲士者不可以
不勤况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
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隳弛豈不上孤朝寄而下負
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遨放爲高以勤強敏
恪爲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
威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故賓佐有以誦博廢事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同僚
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節序毋出游
朝夕孳孳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
生此所當勉者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渝
望加規警前此官僚之間或於四者未能無媿願自
今始洗心自新在昔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儻
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以苟
止也泣事之初敢以誠告幸垂察焉

福州諭俗文

當司以安撫一道為職甲兵盜賊乃其專掌然必吏

良而後民安民安而後盜息盜息而後兵偃四者
關皆當致察乃紹定六年十一月恭奉詔書畧曰比
年以來民窮盜起皆激於姦貪之吏大哉王言可謂
明見萬里之外又自聖上親政之後登進賢俊屏斥
儉佞懲治賊吏禁止苞苴諸路監司太守皆以端方
廉潔者為之每一詔令之下無非為民當司奉行其
敢不恪自到福州一意講求賦輸太重者首議蠲減
科湏病民者以次革除禁公人下鄉之擾除保司代
納之害戒諭十二縣官屬毋濫刑毋橫歛毋徇私毋
贖貨毋通關節毋任胥吏相與精白一心無負明詔

丁寧之意今以申飭十二縣者行下諸州各察其屬
 務去前六者之弊使斯民各安於田里爾民幸遇清
 平之政宜知愛身寡過務本著業毋喜鬪毋健訟聖
 經有言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言人一
 時忿怒
 不能忍耐生出事來喪身害命言健訟
 者終必又曰訟終凶言健訟
 者終必
 累及父母乃惑之人所為也
 凶也又曰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此三者爾民所當戒也
 聖經又言用天之道春勤於耕夏勤於耘
 秋勤於收斂之類是也因地之利
 高田宜麥低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節用是不妄為
 宜禾之類是也
 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一毛髮一皮膚
 皆是父母遺體此二者爾民所當勉也當職以
 不敢毀傷何况輕犯
 刑憲自害其身也

本路之人為本路之帥其視八州皆如鄉黨其待
 姓一如子弟官吏貪殘者當為爾懲之豪強侵暴者
 當為爾戢之盜賊剽竊為汝之害當為剪除之爾既
 安其生宜思自保父母之身勿犯有司之法此榜到
 日所在耆老仁賢宜為開說使之通曉宜為勸勉使
 之興起自今以往家家禮義人人忠孝變七閩之俗
 為鄒魯之鄉非惟當職所望於爾民是亦朝廷所望
 於帥臣也其敬聽之毋忽

福州勸農文

仲春望日太守出郊勸農延見父老而告之曰福之

為州土狹人稠稠密也歲雖大熟食且不足田或兩收
號再有秋其實甚薄不如一穫凡為農人豈可不勤
勤且多曠惰復何望勤於耕畝土熟如酥勤於耘耔
草根盡死勤修溝塍蓄水必盈勤於糞壤苗稼倍長
勤而不慵是為良農良農雖苦可養父母父母怡怡
妻子熙熙勤之為功到此方知為農而惰不免饑餓
一時嬉遊終歲之憂我勸爾農惟勤一字若其害農
則有四事一曰耽酒二曰賭錢三曰喜爭四曰好閑
四者有一妨時廢日四者都有即是游手游手之民
必困以貧何如勤力家道豐殖更能為人孝順二

內敬尊長外和鄉鄰勤力之餘勤行善事天必佑
何福不至不善之人是為逆天天必罰之悔何及焉
戒生田間熟知田事深念爾農年苦不易方圖多端
恤汝使安凡今所言盡見肺肝咨汝父老為我開諭
與民善心還俗淳古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泉州勸農文

仲春勸農耕郡國有常制越從近世來往往具文視
前驅擁旌旄後隊繁鼓吹官民情不孚感動何由致
勸諭雖有文古語雜奇字田夫莫能讀况乃識其意
我來分州符德薄徒自愧惟存愛物心端可質上帝

苛燒必蠲除彊梗必鋤治常愛堯舜仁一夫或不被
今當東作初豈曰修故事父老爾來前聽我傾肺腑
嗟哉瀕海邦半是墮埔地三時勞耕耘收穫尚無幾
四體或不勤將何活老稚頻年旱且潦生理殊匪易
去秋幸中熟我喜幾不寐乃者驚蟄前甘澤屢滂沛
霆聲應期發人謂豐稔瑞爾宜乘此時汲汲操耒耜
五穀隨其宜勿惜多種時陂塘謹修築預作灌溉備
先民嘗有言惟勤則不匱必須竭人力乃可盡地利
旋看翠浪翻忽作黃雲委家家飽香粳在在拾滯穗
惟豚享親賓酒醴供祭祀此時三農家快樂誰與比

功效在目前筋力非徒費父老記我言歸語爾子弟
及爾鄉黨間各各脩禮義事親與敬長必也孝且悌
惡愛篤宗族歡好洽鄰里全此乃為人否則犬豕類
第一勿好飲好飲多招累顛冥觸罪罟太半緣酣醉
二則勿好博好博為身崇但觀盜竊徒多起樗蒲戲
三則勿好鬪遜順人所貴忘身及其親每每因忿恚
何如忍須臾事過心如冰四則勿好訟終凶聖所戒
小則縻貲財大則遭縲繫何如退跬步終身免顛躓
我昔初下車諄諄嘗揭示今復重丁寧爾民宜切記
諭農因諭俗予心真篤至不言而化行有愧古循吏

勸農文

嘉定己卯二月之望郡守真某以勸農至東郊召父老而告之曰嗟我農人既艱且勤衝寒曉耕觸熱晝耘我生田間習知稼穡身居黃堂心在阡陌十日不雨則憂旱乾五日之雨又虞水患朝夕惶惶眉顰弗舒一夫傷嗟如痛在膚幸天憫民歲以上熟有黍有禾有麥有菽有粢斯粒斗惟百錢民食既飽我顏乃歡時不可常天不可恃必殫人爲以迓厥施爾耒爾耜必舉以時爾陂爾渠必勤以治惟根是培惟莠是拔母惰母偷母滅母裂爰有三事爲農之殃疆暴位

陵姦欺奪攘我旣戢之俾無爾苦爾其安居服爾畝亦有四事爲農之寇曰飲曰博曰訟曰鬪我嘗諄諄戒爾勿爲宜置坐右永爲爾規善不可違惡不可長天理昭然其應如響我愛泉人人亦愛予今將去矣有懷畢攄父老來前勸汝杯酒予禮雖微而情則厚歸語子弟毋忘予言來歲相望邈乎山川

隆興勸民文

太守被命來守此土兩月于茲矣閭閻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夕訪問不敢一日忘今者春行視農獲與爾父老周旋于郊外敢竭誠意與父老言夫勸農故

事也然知勸農而不知去其害農者則亦文具而已矣蓋不時之科敷害農也無故之追擾害農也夏秋租稅已納重催害農也近者約束十條亦既禁止丁寧之矣目今以往盜賊之殃汝吾為汝除之豪猾之侵汝吾為汝戢之一害尚存太守斷不敢自安使爾農有愁歎之苦汝農亦宜盡力以務本謹身以節用與其怠惰而饑寒何如勤苦而溫飽與其奢侈而困窮何如儉約而豐足有子弟當教之以孝義有婦女當課之以蠶織兄弟宗族恩義至重不可以小利致鄰里鄉黨緩急相須不可以小忿興訟喜爭鬪者

殺身之本樂詞訟者破家之基賭博乃偷盜之媒酒是喪身之漸凡此數事為害至深有一于此必致禍敗父老其以此意遍諭使更相勸勉庶田畝闢百穀豐家給人足風俗近厚則爾農之利也亦太守之願也

勸農文

嗟爾湘人為生甚勤土瘠而境俗窶且貧太守之來兢兢朝夕惠利為心可質天日雨暘少愆終夕弗怡是禱是求猶已饑渴穀價稍騰當食顰蹙唯恐斯民弗飽饘粥去臘之雪元日之晴豐年可占予心載欣

爾於斯時宜悉乃力于耒于耜于溝于洫良農雖苦
可冀有秋惰農雖逸荒其田疇孰飽孰饑孰失孰得
我勸爾民寧苦毋逸右勸福生於儉禍生於奢影響
相隨毫釐弗差惟樸惟素富足之具惟侈惟僭困窮
之漸廣用多求心勞且憂寡求省用其樂休休以約
失之其亦鮮矣我勸爾民寧儉毋侈右勸父慈子孝
和氣滿堂雍雍愉愉為家之祥子悖其親父虐其子
傷恩敗教皆由茲始有媪曰陳百歲康強若兒若女
鶴髮成行問其所致曰慈曰孝夫豈偶然天道之報

陳氏長沙縣明道鄉人今年百有二歲二男二女皆近八十緣其母慈子孝所以天賜之高壽我勸

爾民是則是傲右勸貧富相資今古同之富而無
誰耕誰耘貧而無富誰依誰怙田連阡陌禾滿囷倉
宜念細民朝無夕糧厚積深藏乘時邀價眾怨是叢
天豈汝赦厚德長者幽明所扶一子克家萬金弗如
為富不仁鬼神所瞰累世之儲蕩於一旦我勸爾民
宜以為鑒右勸天地之性最貴者人况為父子旃主
者恩骨肉相殘世之大惡云何閭閻有子不育貧而
為之已謂至愚富亦效尤情尤可誅人之有生衣食
素定何必過憂乃絕其命子多而賢家道愈隆若其
不肖一子覆宗虎狼雖暴弗食厥子人為物靈胡忍

為此戕賊天性泯絕民彛咨汝邦人其戒于茲右勸舉子
健訟求勝鮮不招敗帶刀自防適以生害我嘗諄諄
爾若不聞由我德薄敢咎爾民歲終而讎所以逐厲
未聞成群爭耀凶器凡曰有神正直而聰非道求福
豈神所容巫覡與妖本以自利爾顧惑之可謂不智
禁汝鑿藥以戕爾軀誘汝祭賽以空爾廬甚至采牲
以人為畜陷汝于刑殞身覆族凡此數者菑害之基
咨汝邦人其重戒之右勸省訟息爭勿信師巫誑惑我示爾民休戚
由已期汝聽從何惜詞費父老來前勸汝一觴歸語
一家及其鄉守既愛民民盡自愛返朴還淳遷善

遠罪家給人足復見古風豈予實能父老之功

再守泉州勸農文

太守前任三年而去已卯勸農文有曰來歲相望觀
乎山川蓋矐矐泉民而不忍去之十四年蒙恩復來
又因勸農得舉盃酒以飲父老喜當如何爾民之喜
當亦如太守之喜也太守此來精神氣力不及前時
惟有真心愛民不減前時今所望於父老者勸化鄉
里後生子弟各為善人各修本業而已孝經庶人章
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
之孝此經乃至聖文宣王所作大聖語言應不誤人

春宜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歛豆麥黍粟
麻芋菜蔬各宜及時用功布種陂塘溝港儲蓄水利
各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種早低
田種晚燥處宜麥濕處宜禾田硬宜豆山畬宜粟隨
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因地之利既能如此又須
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惜莫作罪過
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鬪毆得休且休莫生詞訟
入孝出悌上和和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常須愛
惜食足克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
酒飲多失事莫喜賭博好賭壞人莫習魔教莫信邪
師莫貪浪遊莫看百戲凡人皆因妄費無節生出事
端既不妄費即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災難便是節
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能此二
者即是謂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父母雖
亡保守遺體勤脩祭祀亦與孝養一同孝經此章凡
二十一字今錢小本煩爾父老散與鄉民勸其朝朝
誦念字字奉行如此則在鄉為良民在家為孝子明
不犯王法幽不遭天刑比之游惰廢業自取飢寒放
蕩不謹自招危辱者相去遠矣爾民既喜太守之復
來則當信從太守之教令其敬聽之毋忽

辭

百丈山靈澤殿迎送詞

仙居兮岩堯絳闕兮丹霄霓為旌兮霞幌頰人世兮
謹囑念我民兮良苦遲真仙兮下顧旱太甚兮歆無
年仙不來兮其誰翹鶴駕兮躑躅飛龍兮翩翩紛千
示兮走百鬼風脩脩兮雷填風脩脩兮陰威雷填填
兮雨後隨不崇朝兮澤萬里仙澹焉兮何營為挽輜
輶兮小駐曰吾仙兮民之母百丈之山兮龍湫之淵
仙宮于茲兮不知其幾年仙母我厭兮歆我去民思
報恩兮或輦而材或畚而土飾新宮兮巖之猥儼侍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神道碑

劉文簡公神道碑

上更化改元之九年二月工部尚書劉公薨 詔以
光祿大夫告其第十四年六月有司按謚法博聞多
見曰文正真無邪曰簡請謚公曰文簡 詔從之其
孤屋以前尚書郎三山陳公孔碩之狀來謁銘德秀
從公游有年凡其修身立己正 君端朝之本末實
具知之顧常竊論公平生大節雖未易以一善名然
溯其學問之源沅與夫見諸謀謨事業則惟正之一

言足以蔽之蓋公皇考銀青府君蚤受學於屏山劉先生籍谿胡先生盡得理義精微之蘊公幼在家庭耳濡目染少長府君授以河南程氏書曰觀此可以為學矣晦菴先生朱文公以道德為學者師公出入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砥他從游之士為最久而所造為特深則其學固已粹然一出於正矣公之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又嘗用功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言行必正行確然自守以終其身晚登朝廷致位侍從雖未及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謦微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

以售其私者一亡有焉故德秀以惟正之一言足以概公之平生者詎不信夫今明詔用有司之議以正直無邪謚公其可謂不虛美矣蓋正者直之所自出直者正之所自形二字之褒傳信百世奚復以銘為哉屋曰古者有誄有銘銘不可以誄廢也君其弗詞廼即陳公之狀剝取其要而書之公諱燭字晦伯蓋漢之胄出於諱遜者遭五季之亂自光州固始遷焉遂為建陽后山人十世至銀青府君以系舉恩入官終於朝奉大夫致仕公其長子也以乾道八年進士主紹興府山陰簿再調饒州錄事叅軍於郡政禔

贊最力同僚有忌公者械公之吏以求其私卒毫髮
無所得後其人以他故抵罪遭按問惶駭失措公攝
其官反營護之使免人謂公為長者調連城令邑居
臨汀窮僻處民力困而上供煩公首損令添給與凡
例所嘗取者歲為錢幾千緡樽節他費尤多繇是得
以稍蠲民間無名之歛汀人至今德之新其縣之學
而教諸生以入德之方士為翕然知鄉改宣教即知
福州閩縣事清靖平易有古循吏風邑有洲田因潮
耗息有寓公素賢欲奪數十下戶田公援前帥奏請
其安民得安茶帥守諸臺聯章論薦秩滿至都時

朝參君子皆知公欲留之且諸臺之薦固嘗有旨
陞擢矣公自謂與丞相趙公有連當避乞通判潭州
以歸 上新受內禪公寓書丞相曰前日之事如病
寒熱一旦解散即無所苦至於蠱毒中人初不自覺
觸物而發必死矣孔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蓋指
韓侂胄也其後迄如公言丁外難服除主管都大坑
冶司文字知德慶府至郡葺學宮練軍實發戶舟船
有禁為亟除之且罷兩邑科敷之不正者受代入對
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
從和議可無虞乎願益恐懼修省以強國本開言路

以廣忠益聞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虜詐時執政議欲留公宰臣陳自強曰斯人閩縣之政吾知之然真是偽學佐冑誅自強逐逐以公提舉廣東黼黻事既至首覈諸郡儲備之實復白于朝欲令守臣歲以新陳相易常存其半以備緩急監司積弊久逋亭戶緡錢十萬漕司五萬公痛加裁約以身先之未幾悉償所負十五萬者奏請廣南諸州凡夏秋之賦即郡以輸者雖外縣官奉廩亦當從州給又言仕乎南者多自為裨販奪州縣征商之利請凡仕廣而商者轉販所經許州郡沒入其貨嘉定二年召入對

曰人君代天理物聖人憲天聰明故典禮討命皆歸之天示不以私意參焉所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下定于一苟有私意形于朝廷則朝廷各有心形於天下則天下各有心矣人各有心以事其上亦曰殆哉以古聖人所懼而不敢肆也方今承凋弊之餘履艱難之運天下之勢不可謂安所恃者人心天下之心固未易一所恃者公道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貳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願陛下主以公道不用一毫私心不聽左右私言大臣奉行公道進一人退一人皆

采天下公議而無作好惡至於一號一令莫不皆然
陛下主張公道而大臣有不欽承則天下之惡皆歸
之矣大臣奉行公道而小臣猶不精白亦明時所不
容也如是則言而民信動而民從盜賊不作水旱飢
饉之憂可消矣時江湖峒寇方警公言弭盜之策當
精擇帥臣而重其責俾視守臣之不勝任者易之兵
官之非^其者汰之許以辟置選補使帥臣重千一路
耳目不蔽姦宄具知必能潛消隱伏剪除萌芽不至
上煩 霄旰除吏部郎中特 詔中外各陳錢幣利
害特 命公與劉彌正詳擇^其以 聞既共條五

說上之而公之意以為終非久計獨上言救天下極
弊不可守天下常規凡內庭冗費願委信臣特加裁
削為外廷倡外廷冗費責之大臣更加裁削為天下
倡取裁削之數專置一司隨月椿收然後詔天下監
司郡邑各具常費若交承迎送增添俸給賓客饋遺
之屬委漕臣裁損椿管專為收椿之用行之三年必
有成效後因登對又取淳熙故事以進其略謂孝宗
於楮幣流通之時常出內帑金銀收之為今日計亦
不過漸收之而已若歲收三百萬十年亦三千萬時
朝廷以楮幣日輕為憂敵議者爭以新奇自售公之

持論獨如夔識者以為不可易轉對言 陛下即位之初首重講讀十有六年未嘗厭倦不知 聖躬內
容亦有日新之益乎觀理道亦有日新之效乎鄉臣
兩對 清光 陛下臨朝淵嘿法天無言今蒙收召
復望 清光而淵嘿無言猶昔 陛下臨朝不與群
臣言退而與言者何人耶臣願開張 聖聽於經筵
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
之得失則 聖學進而治道隆矣既又言 廟堂之
上每一官闕躊躇四顧有乏才之歎其患在於取人
之道未廣用人之意未洪願 詔大臣體蕩蕩平平

之義惟賢是任惟能是使去好惡之私絕黨偏之弊
則野無遺賢而庶績熙矣旬外除提點浙西刑獄大
暑隆寒廵按靡倦歲荐惟才是予至所舉效雖權要
弗避也有殺人而匿貴勢家者吏不敢捕公移文以
索曰不出當聞諸 朝於是罪人斯得其行部不以
吏卒自隨吏受民錢五百亦付獄治罪嚴陵有重囚
久不決公登其故乃本司吏首受賂俾緩其事公立
黥之夏出慮囚往來臺治下家以小喪聞不一入視
聞者歎曰真監司矣枕嚴水災 朝廷獨閣桐廬稅
而建德淳安富陽未被 息卹公力言之且乞量蠲

夏賦又論平江和糴之擾常州諸縣科買馬草之弊
凶蠲除之召為國子司業始見諸生首誨以立身行
已為先毋顛意程試汲汲利祿進對言治道原於士
風士風本於學術古者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今樂官
之任也周衰孔子取先王之大經大法與其徒誦而
傳之雜見於六經自漢以來雖曰崇儒然漢儒之陋
訓詁益詳而義理益晦故韓愈原道曰軻之死不得
其傳謂其精微之旨不傳也 藝祖皇帝于干戈甫
定之餘召處士王昭素講易禁中累聖相承以為先
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

明於千載之後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為
門大學中庸為準故其事父則孝事君則忠世之所
謂道學者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謙已指道為
偽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義利不
明趨向汙下人欲橫流庶耻日喪望其既仕之後職
秦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降 明詔慶元以來名以
偽學而禁其書指揮更不施行息邪說正人心使學
知本原士風歸厚實宗社之福又言舍法兼取行藝
今但攷其藝而略其行致學者自放於規繩之外故
侍講朱熹守南康日於白鹿洞書院揭示學規皆聖

賢教人大旨學者立身之要謹錄以進 請頒下而
學為諸生齋規與舊學規並行齋規示以進修之方
學規正其不修之罪從之時有司檢會慶元章奏將
議施行而執政有任言責時亦嘗論列者事雖寢而
太學諸生稍務以道義相勉而知窮理居敬之說初
公在廣東嘗寓書今丞相史公言昔先正魏王再相
日語呂即中石編修曰某老矣勉強再來蓋事有未
竟者第一欲起朱元晦次薦引諸賢令二公先以書
抵朱文公道此意未幾除文公守南康後又盡薦諸
賢今文公往矣然其所著書天下誦之願丞相更承

先志言於 上取其所著大學中庸論孟之說以
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蓋公在山陰時聞
其說於沈公煥如此後在成均遂以數書餼於冑監
俾學者誦習焉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充
接伴金國賀 正歸對言淮東地博而腴有陂澤水
泉之利而荒蕪者多其民習於戰鬪而安集者少誠
委州縣招誘散亡立頃畝之限而授之田濬溝洫以
儲水因可防戎焉駟之患給田器貸種糧為室廬
使相保聚什伍而教之此管仲內政宇文泰府兵遺
法也又條李泌復府兵張全義在河南事上之進國

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數月兼權兵部侍郎改刑部
進對言 陛下臨朝淵嘿無言必謂大臣進呈不待
咨度群臣獻言當經中書然講讀之際則又不同當
款接以求多聞問辯以求當理今 經筵所見無異
臨朝講讀進退姑備故事雖 聖性自得默而識之
然臣願益廣 聖心少加咨訪孝宗每對群臣多所
訪問講讀之臣多得 聖語間因內宿賜以面對此
陛下家法也權刑部侍郎兼祭酒時 朝廷用人多
以才選公言臯陶九德乃知人之法而不及才蓋才
即德也魯克所謂八才即臯陶所謂德者後世雖

德而言才以才取人故名奉法者或至於殘民善理
才者不免於聚斂能治獄者不免於深文古今治少
亂多皆用才之弊也兼太子左諭德同修國史實錄
院同修撰上疏曰舜九官濟濟和之至也然孔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晏嬰曰和與同異蓋和者可否相濟
同者隨聲是非近歲士大夫隨聲是非之患多可否
相濟之義少其平居苟且依違患失則其言事必無
犯顏逆耳之忠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操願 詔大
臣獎忠謹以作士氣戒諛佞以肅具僚宗社幸甚時
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為異故公

言及之十月雷公請遴選監司以察貪吏求民瘼又
言虜運已衰我之邊鄙宜過慮者三盜賊乘間姦雄
崛起外夷猖獗是也備之之策惟在得人既選沿邊
守臣佐之者亦不可不擇臣謂文臣如職曹官武臣
如兵馬都監之屬宜許守臣答其不足仗者易之帥
臣制司寄任尤重參佐謀議或非其材亦許辟改庶
謀慮有人足支緩急又乞申儆諸帥各舉將才帥守
監司亦得論薦其說甚備既又取歐陽修禪中之法
上之又言中原雲擾使命不通或敗兵奔突或流民
來附皆不容亡備若民兵措置有法則邊境守禦自

安蓋沿邊之民習不畏虜少少結約皆足自固臣昨
接伴虜使至盱眙見龜山二三百家獨不經兵火問
其父老自言長於劫寨虜兵畏之因思彼財二三百
家協力已足自固况衆於龜山又有官兵為之援乎
願下邊郡條其事宜以 聞又取歐陽修論西北虜
事以獻曰契丹為元昊所敗人皆以二虜擊兵為喜
修獨憂其為將來之患蓋為國者習安則人材難見
有事則將帥自出變驕心為憤志化惰卒為精兵則
二虜交兵乃虜之利非我之福也今夷虜相攻戰爭
方始拿兵不解強者為雄隣有強國非我憂乎華亂

未定盜賊將起姦雄乘之我能獨安乎戰敗之兵衝突而南兩淮單弱何以待之中原遺民流徙而南拒之不忍容之又難可無慮乎然則固藩籬選諸將擇元帥今日尤不可緩同知七年貢舉始公以文弊為請朝廷既施行之至是多得老成重厚之士物議稱允集英策士公援淳熙故事請令後省或館學取進士所陳切於利害者類聚以聞俾人知陛下不以空言取士時虜酋以弑殞轉師乘之燕城被圍久我之使人留境上不得報中原遺民日相帥南向公言高宗當夷虜方盛之時勉從和議後虜敗盟欲增

築邊城竟牽和兼而止今虜運既衰信使不通七八十年來僅得此機會正謂凡今極邊州郡之未城者當城之至於邊邑之可控扼應援者亦宜以時修築又言臣所謂未城之郡盱眙是也或曰盱眙不必城有急以天長六合為固審_彌棄淮也又濠梁安豐雖頗有城然可以禦盜而不可禦敵謂宜增築且創置樓櫓大略如楚州然後守備可固既又取姚襄歸晉侯景附梁事以進其略謂金虜危亡爭立或以款塞為名或遣使索幣皆當有以應之或其勢既分各乘索幣亦當思所以答或邊塵有警將孰可用財孰可

取城孰可守守孰可固凡此皆當豫圖毋謂虜方多
事我得以自安也亦幾虜果移文對境邀我正旦生
辰使者公言東晉主陳三百年間雖經略區區僅全
吳楚然未嘗求和於北皆足自立今地兼吳蜀當虜
滅亡之時正我立國之日竭民膏血以奉聖亾之虜
固不可彼方據吾故都尚遣使以賀可乎願移屯以
壯邊勢且青帥守預為之防使疆場有備彼欲以虛
言恐喝不可得也時中原旱饑遺民歸附日衆邊臣
處置失宜公言以興間偽豫遣兵犯漣水韓世忠迎
擊殪之得脫者一二高宗諭之曰淮北之民皆吾

赤子可令埋瘞御史周秘請還虜俘復諭曰朕痛念
西北人民進為主帥所戮退為劉麟所殘不幸至此
所獲餘虜當給錢米遣之高宗兼愛南北之民如此
烏乎仁哉則彼之饑荒流離而無告者固宜一視而
同仁也願詔邊臣以祖逖羊祐陸遜為法使仁聲仁
聞播於華夷民心既歸恢復在其中矣除刑部侍郎
進言河北方張之虜山東崛起之盜粟女真衰微各
謀吞併我若復通女真輸之歲幣既失大國之體你
啓取侮之端彼二寇將曰女真將亡我猶事以幣帛
設若先以嫚書因而求釁邀我金幣何以待之况河

朔創感河南飢饉彼知淮甸豐稔江湖殷富垂涎妄動其將若何為今之計必得聲實兼全使莫敢侮予而後可所謂實者建制司于淮上移兵屯於要地是也所謂聲者深通賀女真之使是也或謂遣使予幣可使為吾扞禦此乃迎合之論彼方奔竄不暇何扞禦之足言或謂使華不遣恐啓兵端此亦未之思耳彼其肘腋之盜尚不敢圖尚敢為我敵乎使吾固守之計不足以扞殘虜異時方張之敵崛起之盜何以禦之今縱不能如晉人焚幣斬使亦可誘以道路未通函都未返遷延其詞以答之况我已嘗遣使而彼

不受又嘗遣使而彼不來足以有辭矣遷延年歲於其間亟修固守之實則非惟示威於女真又可以伐二寇之謀尋又上疏其略以為今虜首奔竄河北山東盜賊縱橫韃人夏人攻擊未已使遂滅亡則中原雲擾姦雄乘之必若符堅之時萬一稍能自立則狼子野心必未可保將若逆亮之時皆可深慮願深味孔子遠慮之言力行仲舒勉強之說與大臣圖之又言臣前建議置制司於兩淮之中移屯兵於要害之地近聞使虜而歸者亦獻此策臣敢復詳言之蓋今擇守繕城募兵選將雖皆備邊良畫然窮邊之守

責其持久全賴應援置制司於兩淮之中所以為邊城之援也議者必曰兩淮重鎮各有帥臣復建一司責任不專臣謂合肥雖淮西重鎮然地在極邊可以自守而不能援他郡維揚雖淮東重鎮然地在江北可蔽南徐而不能援邊陲無援而責以死守此巡遠之所以敗也議者謂金陵已建制司江北不可復建臣謂金陵所以制沿江兩淮所以制沿淮責各有歸則緩急可恃且兩淮之地歷陽居中內蔽采石外接淮堧若顛建一司惟此地為宜使兼轉輓則兩漕可省併領和州則民兵可一置營寨立倉儲徙沿江諸

軍三萬人以隸之無事則按閱如都統之法有事則調發以援邊城之急兩淮利害一切使之商榷廢置朝廷委任而責成之可無北顧憂矣時江上諸將多以微文細過坐黜雖嘗有功邊鄙者或不免吏議公取曾鞏政論言 藝祖置將皆富之以財其說曰待武吏與待文吏不同文吏取以廉耻責以廉耻武吏取以材能責以材能文吏任州縣以節用愛人為先武吏任將帥以醜賞得人為先我 藝祖任將之道可以為法將帥在邊欲其間諜精明士卒用命非財不可顧可使之嗇於財乎臣願一以太祖為法四月

早有 詔求言公上疏曰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陛下更化之初嘗下求言之詔而深慮遠謀忠言鯁
論未嘗施行所行者目前之細故近歲以來星變日
蝕冬雷皆可畏之變也今農事方殷旱既太甚天變
見於上人情動於下雖因邇臣之請降 詔求言臣
不知 陛下誠意在於聞闕失而正厥事抑用人言
以應故事乎若徇人言應故事則天固不可欺也不
正厥事人可欺乎天下之事當與天下共之不可以
一人私之事之是非至于義理而止臣願 陛下與
二三大臣至公無我 躬攬中外書疏付之給舍律

條上所當行者講究而施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悲解
矣已而不雨至于八月公言禮記年不順成天子素
服素車食無樂又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謂宜下
詔嚴今年瑞慶節錫宴示懼災憂民之意且以為謝
絕虜使之名事雖不行時論是之權工部尚書兼太
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初公既與官僚即凶免祭酒
請專意輔導嘗取文公所釋論蓋等書以獻曰此講
學之要也苟明乎此則他可迎刃而解矣公於講說
不為文采至其切於修身正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復
開陳之嘗進哲宗避蟻故事曰避蟻宮中事也而外

庭無不知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聖人修德不以隱顯二其心後世人君謂宮廷燕私之間舉動不謹人不得見言語不擇人不得聞而不知無隱不彰載之信史者雖床第之言無不書也故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謹其獨講易天行健章則曰天之所以健者其體陽其德剛也君子觀其象則當自強不息然一屈於物欲則不能剛故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蓋剛能進德慾能喪德二者相為消長而况富有四海聲色貨利易動其心便辟側媚求中其慾一屈於慾則私意橫生理為慾奪又焉得剛所貴於

自強不息者蓋有一息間斷則物慾乘隙而投之雖有志氣不能自為主宰安能法天之健乎講孟子養心章則曰心者神明之舍所以醇酢庶事經緯萬方者也常操而存之然後定而能應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操而存之何所用其力哉去其為心害者而已雖物慾為害之時亦豈無仁義之心特牽於慾而不自覺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則欲為主寡欲則心為主然人有形色即有欲非可絕也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無非欲也惟君子之欲有則而不過則心常

為之主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至仁宗講
損卦懲忿窒慾則曰人之接物易以忿害物人之處
身易以慾害身七情之中其難制者忿慾為甚人能
於忿怒之時稍息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不至於害
物矣人能於嗜欲動時靜而止之思害身之可畏則
不至於害身矣仁宗曰人之情慾皆出於陰陽而損
之在人正是得損之道也至講詩終篇則又進說曰
詩三百篇周南后妃之德先王修身正家之效也召
南夫人之德諸侯修身正家之效也先王之身修故
后妃化之而無險詖私謁之心諸侯之身修故夫人

化之而能循法度推之國而國治推之天下而天下
平下逮國風之變在衛則綠衣燕燕之詩作凱風谷
風之刺興至于墻茨桑中之醜則其亂也未嘗不起
於閨門在席間詩所以首二南者豈非求諸已而後
求諸人治其內而後治其外哉故周之興也以大妣
其衰也以豔妻讀詩者可以鑑矣孔子曰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又讀詩之要也先正其心而
無邪思則以之讀詩古人是非得失了然目前知所
以為法戒矣公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慾之戒
輒懇切再三及是敷陳尤力嗚呼倘天假之年使終

任輔翊之責其所以成就儲德者顧可量也哉公既
遷當庶不復與講東宮特請于上俾公乃兼講公
以年過七十屢請謝不獲自是章凡二十上而拜不
允之詔七至引趙抃留歐陽修等事以諭公比疾又
懇祈卒不獲命公雖疾猶黽勉輔導不怠故疾間復
作遂不起享年七十有三積階大中大夫爵建陽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贈賻
如式公為人簡質端重而天性孝友尤篤少習家訓
長得明師又見四方前修鉅儒如南軒張宣公東萊
呂成公皆與往復講論其學以不欺為主其接物夷

易溫然可親然欲干以私者皆莫敢出口與人言心
平氣和語簡而當聽者心服稱人之善無溢美其惡
惡亦無深疾每病學者空談無實嘗為天台學四先
生祠記曰學者當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若
趨其名以為高入耳而出乎口皆四先生之辜人也
蓋其平生所素戒在此故時方歆慕道學公歛然無
所喜及以偽學而禁公亦泰然無所懼居家儉約雖
已貴如初仕每曰先人家法不敢過也仲氏炳擢戊
戌第與公接武登朝叔季子姪相繼收儒科或聯
貢于鄉建人語家學之盛必曰劉氏云公賙內外屬

人之貧終始不少倦幼而孤者男則教之學女則擇所歸歲飢輒發粟平價以濟鄉里其接引後進所以勸諭開譬者備至當官取予一介不妄安於羨命未嘗輕求人知為政以風化為重尤惡異教害俗在番陽日泉使憫遺骸不檢議欲葬之水火公言人死魂升魄降形氣各反其初西方法非是使死者有知禍亦酷矣每夜欽衽默坐虛心省愆常曰不於定靜時體嘗則應事接物或至有差嘗取却孝徐先生帖教子弟其言曰日入之後至于夜中事物俱靜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晝之所行夜之所思也其

事君以不欺為忠至為侍從知無不言無不盡薦賢舉善不進不止然其人皆莫之知平生論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若干卷雲莊外藁若干卷藏于家夫人李氏武節明之女奉議_知思之妹先公八年卒贈碩人子屋今為奉議_知建康府江寧縣事女三人陳擇詹樞袁宜中其婿也孫男一人欽宣義_知監福州嶺口監倉孫女一人適太學生江淵先六年卒曾孫男一人尚幼其孤以十年十月庚戌葬公於邵武軍邵武縣仁澤鄉桂林之原銘曰

聖學失傳

天啓濂洛

有開斯人

如寐之覺

吾道之南

世有宗工

集厥大成

則惟文公

公生同時

而又同里

少登師門

以迄莫齒

孰疑弗剖

孰蔽弗祛

書講夜思

歲充月餘

發而施之

或言或事

惟正是繇

毋或有二

曰此文公

實以教予

厥臨孔威

其忍畔諸

遂登禁途

遂傳儲極

惟一其心

以輔以翼

直辭婉賦

杜漸防微

思公之忠

可為涕洟

蠢茲孽首

逃犇如鼠

狃于虛憍

猶索我賂

衆謂可與

公曰不然

願輟金繒

移以實邊

新狄鴟張

羣雄蜂起

擾擾中原

如鼎斯沸

衆謂無虞

公獨深憂

願飭邊臣

固圉是謀

必重制垣

必徙兵戍

必絕虜交

聲實迺副

公沒幾時

羽檄四馳

疇昔之言

亶猶著龜

天子念公

嘉名是錫

其義維何

曰正曰直

文公之門

今存者誰

不負所學

如公其幾

瞻彼桂林

有苑其麓

我銘匪誣

千載可復

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

嘉定四年有

詔前參知政事李公某復中大夫提

舉洞霄宮公頓首上書祈寢

恩命某月某日 詔

曰朕惟公論所在未有久而不明人材實難不忍使
之終棄蓋以裕陵之待蘇軾者待公也又曰處群小
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植之際而
者密制元惡之謀况其邁迓於虜廷嘗欲挽回於兵

豐芬謂世雖固所當復而邊事豈可遽興至今斯言猶

在 朕聽迨奮投龜之決迄成解瑟之功稽其忠勤

厥有本末是又發公之心迹以示人也公讀 詔感

泣不復敢辭蓋嘉泰開禧間韓侂胄久顯國三邊守

將日以虜廷多故聞道諛者因怵侂胄治兵圖恢復

侂胄然之自是薦紳大夫士之嗜進者與之廢而思

用者爭抵掌言兵事矣安豐守言北境飢民流徙在

唐鄧穎蔡壽毫間者數十萬人淮西帥以聞 上命

兩省侍從臺諫雜議公時為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獨

謂間者使人之歸雖言虜亂形已見而法制猶行國

中不應遽至是且彼方與韓交兵疆壯者既悉驅以
北安知非故捐老弱以嘗我受之則耗資糧困根本
不受則使中原遺黎有讎我心或謂吾方有事中原
因其未收卹之其名豈不甚美顧吾之力有限而彼
之來無窮門庭一開後將有不勝悔者是謂以空名
受實患為今計獨有遣重師簡良將增屯廬楚間屹
如巨防列據要害使兵威震疊敵人望而畏之設流
徙果有來歸則諭之曰吾非忘爾民者柰兩國和好
何或坐集而來不可遏則諭之曰大兵不知將疑汝
為寇而加僂焉吾不能汝救彼亦豈不知避仍擻其

境守者告以民饑當卹邊事貴靜之意理直詞順虜
必媿服未幾以公為賀金國生辰使時虜方移文吾
三省樞密院問沿邊增戍等事公白侂冑謂慶曆中
契丹以本朝益戍守浚塘泊為問當時答之之語雖
務委曲涵容然亦未嘗以其言遽自撤戍也今我增
兵淮甸蓋防彼境流民事發有因非出無故且彼已
置元帥於歸德治行省於汴都簽兵刷馬紛然並舉
在我豈容無備今答之之辭宜曰增戍之事本朝豈
有他心大國自謂過計今欲撤去夫豈其難弟頃元
帥行省悉命收還尅日同時彼必俱罷廢然兩無疑

阻用固歡盟至於規恢自是素計惟當觀釁而動出於萬全要必濟之功無輕發之悔既次鎮江聞有朱裕者謀襲漣水不克公以書白侂冑請誅之以儆未者次楚州申言之謂此不懲必啓邊釁且絕江以來具見防秋鹵莽狀山陽乃昔人家計處而單乏尤甚今輕啓敵疑萬一乘吾之虛猝然豕突何以應之將度淮又以言朝廷不得已如公言虜遣其臣喬宇逆公並轡行道中宇言和議不可輕變公曰本朝家法一本仁厚於民命尤所重惜其肯輕用兵乎惟北朝勿聽間諜之言自今各崇信義則浮論自息既至

燕虜遣其臣李著館公著謂其主即位以來重行仁政未嘗妄僂一人公亦具道本朝之所以得天下與上之所以守天下者曰今聞大金皇帝之德如此兩國之民幸甚著以增屯戍納叛亡為問公曰日者兩境姦民互為出沒本朝皇帝以邊臣之失職也既絀降之又頒黃榜以約赦之且僂生事之人于境上比朝視此可以渙然無疑矣彼姦人撰造語言何所不至疑之一字詭間之媒疑心一生姦邪將乘之而入非兩國之利也公與虜言皆披露肝膽而陰有以服其心故虜君臣稱南人之忠信者必曰李公云公

之來歸虜疑頓釋召其臣之宣撫河南者還而罷發
刷兵馬當是時邊患幾息然侂冑意銳甚鄧友龍輩
日從史不休公深憂之見上具言臣踐虜廷見其
民心日益涣散若朝廷以去歲舉兵出其不意雖
犁庭掃穴事亦非難而邊頭小人初無遠慮輕出鈔
掠以警覺之我謀既洩彼遂生心非虜無可圖之釁
乃吾未得制虜之術也臣謂今日進取之機當重發
而必成毋輕出而苟沮漢高祖燒絕棧道人謂無復
東意一旦席捲三秦遂開帝秦越懷會稽之耻三欲
出師范蠡以為未可洎時既至蠡以為請卒擒勁吳

何則慮之精而發之果也惟陛下焦勞憤懣以感
天人之心策勵振作以鼓忠義之氣內之圖回審固
靡毫髮之或遺外之彌縫周密泯形迹而莫見毋急
近功輕撓成筭大數既得機會可乘然後彘逝電發
掃清河洛退見侂冑亦憚狠言之會虜使來賀正旦
朝見失儀喜事者固以激怒朝廷而陳景俊使北
還贊舉兵甚力於是荆淮宣諭之使出公勸叅政錢
公象祖力遏其議錢公得罪貶公以邊事將作請令
近臣條畫利害詔如其謂公請先發制人雖貴神
速兵應者勝亦存謹重向使邊鄙小人不妄動驚敵

而我先發可以成功今虜在在宿師人人建屋開河
除道治舟積糧王師一日首塗彼豈不知動息設或
堅壁清野據險設伏以俟待勞此 聖慮所宜深軫
也及論蜀襄陽形勢甚悉而深以腹心為憂終欲待
其先發然後應仇胄意不悅幾逐公四川荆淮各置
宣撫使而出兵矣公顧力不能過則 請追貶秦檜
以作士心王師所至犇潰公薦丘公密可付重寄遂
以代友龍又請追回諸道兵專意守備以疆弩扼清
河舟師拒海口而命諸將審問謀遠斥候以防賊之
遽至運而淮金帛助蘇金陵募舟師闡廣以護江

面田琳軍雖潰然冒矢石拔重圍戰甚苦宜撫慰之
郭倬李汝翼縛邊將田俊邁畀虜人宜置詔徵鞠其
罪事多施行一日仇胄留公屏左右曰蘇師旦負
恩蒙蔽將逐之公以謂如何公慮其意未決也則極
言師旦怙勢招權其門如市曠公負謗天下敢怒而
不敢言若止奪節奉祠未足以當其罰且斷蛇弗殊
事愈可憂仇胄問何以處之公曰牂窠籍不足以謝
國人弭謗論仇胄喜以草奏屬公明日師旦貶且沒
入其家資海內稱快公又歷言邊事欲繕光濠等處
守備閱戰艦罷糧夫諭散之復收者令以忠義報

國錄韓世忠揚存中破敵事戒勵諸將回海道之師使駐料角以精兵數千人循江上下用備不虞時邊兵新創大敵且奄至上下惶駭莫知所為公晨夕殫慮所以區畫者有方上遂命公與政郭倬具獄來上將議薄責之公言仁祖時黃德和特以不救劉平石元孫又誣平降賊至坐腰斬倬汝翼之辜浮於德和其可輕貸乃卒論如法虜既犯淮公請發椿積緡錢石餘萬遣使犒師以作其氣謀報虜壻挾田俊邁在宿州公請遣俊邁子允脩赴宣司為異時通信張本及薦丘公宜督視軍馬皆從之君無何虜遣韓

元覲來立公以書來告謂虜勢尚強在我且當遵彼既先發其端豈容不領其意欲遣人護之以歸將必大得要領公深然之和議之端實肇於此既而立公以書幣自通于虜帥虜帥復書專以首謀指侂臧而廬和六合皆告捷侂臧遂不復以和為意公憂且憤因記張忠獻公符離師潰後有論和事疏及與虜帥書命吏錄之示侂臧且曰張公平生以討賊復讎為已任洎隆興初事勢未舉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惟公以魏公之心為心庶干戈早戢南北再安公既親草虜帥書將自督府以遣而侂臧復中

變政命知院張巖督視而召立公以歸言者復論立致書議和為辱 國語併及公益立之進實公所荐方韓元靚來立以書白侂胄謂和議可成然與虜往來文書嘗暫去平章銜庶免虜必聽侂胄大怒謂其搖撼 朝廷立之迹既危而公亦數求去時蜀被攻急宣撫使程松與其副吳曦不成公自請出任西事侂胄既許之又迫衆言而止未幾吳曦以蜀叛公謂惟和議亟成則西事不勞而定又擬進旨揮付安丙等使圖之居無何丙果殺曦擢丙以端明帥西路兼宣撫副使下 詔慰安全蜀赦興州軍民與興元金

州兩軍之脅從者遣官告吳璘廟以其忠勞特存其後命從臣宣諭且勞其師下制總司條寬恤蜀民事工大夫不幸註誤者釋其罪其恥從偽命而公者許還故官凡皆公所建白也王喜李好義賞未效公屢言之喜遂除節度使曦之叛也割階成和鳳遺虜曦誅而四郡未復 朝廷以為憂公言蜀天險兵又素精鄉者曦與虜通故為敗撓今元惡授首將士人用命四郡不患不復未幾如公言公乞顛降 德音慰安勞來而亟選守令以拊之在廷蜀士少公薦楊子謨等十三人皆一時選張巖求巖甚力公復引

丘公任江淮事不從而以殿帥趙淳制置兩淮令諸將皆稟節度公言淳與田畢故苛夷今使受節制必不服又不從先是曦既誅具得通虜本末歲月在交兵前公請下詔暴其狀以示兵端非專自我出度速其和上命公擬進詞旨痛切讀者感憤然侂冑怙權遂非日益甚公雖翫曲調護迄不離天下大勢浸以岌岌公忠憤填膺思為國家剪除禍本會今丞相史魯公密奉宸断往來締議公深贊其决遂訖天討公既兼行二府事方建白正儲闡召故老開言路盡下情凡大命令多公所自草庶幾條除秕政疏

滌治原而言者以傳會詆公斥使居外矣論者雖共惜之然惟惺事秘公之謀議始末四方有未之知者及辛未詔書出然後公之心迹昭然暴白而天下至今稱為名臣公字季章省之丹稜人曾祖夙贈太子太保妣郭氏濟陽郡夫人祖中故左朝奉大夫知仙井監贈太子太傅妣史氏東萊郡夫人考壽故敷文閣學士修國史贈端明殿學士大師益國公謚文簡妣楊氏益國夫人公以父任授承務郎監鳳州比較務主管刑工部架閣通判永康軍文簡公薨終喪仍通判永康以遺江縣竹估錢最重力請于諸司以聞

得旨均之諸邑以詞賦冠類省明年賜第于廷除將
作監簿丞相留衛公以恬靜不競薦命召試館職
對策凡五千言自人主至大臣臺諫以及權倖後官
皆深議無隱除正字以益國夫人喪去服除召赴
闕抵建康奉壽皇諱驛上皇帝書曰天下不幸

陛下新罹大憂向者定省之禮有愆群臣辯爭甚切
臣獨謂 睿明豈不知此所以然者心懷疑疾有以
亂之也昔 英宗亦以疾事太皇小有不至諫官奏
疏東朝謂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其後 英
宗清明既復母子之愛懽然如初今天降割于我家

聖心未及改為而壽皇奄忽不待側聞閔凶之初尚
以疑疾不及視歛陛下試思此身乃壽皇遺體此
位乃壽皇付託追報之義所當如何而五十年父子
之至恩數千載綱常之大義特以一疑字壞之惟因
此大憂醒然覺悟追執喪紀內盡哀敬如此則雖不
正於始猶可正於終彛倫尚存未至全泯再除正字
時上已御極公對謂壽皇在殯太上以疾未能執喪
陛下柩前即位素幄御朝寔伐聖父行禮惟厥初觀
聽所屬宜以追慕為先引見群臣及發號施令詞氣
之間皆當寓 國家艱危不得已為 宗廟社稷勉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一
十一
膺付託深致慊戚之意而內廷燕處起居膳服之節
悉從貶降務使情文相稱以盡孝思又謂天位至重
守之至艱後世辟王或汰然以位為樂此昏明治亂
之所由以分也 陛下聖敬日躋臣謂宜正固君德
先誠其意自古人主或徒善口耳而心未必治或暫
能戒懼而久必怠荒故可象之儀止見於當宁之嚴
而輕佻之度或發於宮壺之邃此山意之未誠無正
固之德故也臣願稽古問學必明於道德之歸克已
治心必根於惻隱之實坐朝入宮無莊肆之異自家
為國循先後之宜反表裏總統於無間如此則天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一
十一
日茂聖功純熟形於運用隨寓皆應侍講朱公
以內批出守公言 陛下始初臨御召熹勸講聞者
無不興起蓋以熹海內鴻碩學術醇正足以輔導
聖質開廣德心向者或疑其過於恭勁必將以難行
之事強人主而熹自入朝溫恭守道愛 君憂國造
次弗忘間有論奏詞氣忠懇不失臣子之禮今在朝
甫四旬得望 清光密輸忠款未數數也而 命忽
中發不由中書何 陛下始者召之之勤而今者去
之之亟也 祖宗立國全在紀綱維持命令必由三
省墨敕專行乃是衰亂之事 陛下始初清明豈得

效尤側僻盡棄家法班對謂陛下起潛卽履尊極
雖祖后神謀與中外推戴之力然原其所自實由太
上與子之志素定於清秉竊聞先有宸翰降付中書
其語有云歷事歲久亦欲退閑太皇因之亟決大計
觀此則內禪本末蓋出於壽康而成於慈福臣伏見
高宗皇帝當示上皇親書八字內有便可即真等語
宰臣李綱奏曰此乃陛下受命道君宜藏之宗廟
以示萬世臣愚以為太上向愆和豫不得與於哭泣
之哀事有不幸人子至痛致陛下即位適當洵洵
之時深恐天下後世所傳異詞或不知太上之實有

疾與陛下所以勉承大寶本由親意萬一流言訛舛
有失事實殆非所以宣昭至心篤厚人紀也今幸有
當時神筆具存謂且賜宣取如李綱言藏之宗廟以
示萬世從之除著作佐郎兼權刑部郎官請外知閩
州以旱請于制置使得米五千石賑飢民始制司置
廣惠倉于諸州而利路獨無有公謂本道蓬閣等處
皆山田磽瘠民生最艱請眎三路置倉為儉歲備制
司從之得錢引萬五千糴米三千七百餘碩至今賴
焉知漢州提點夔路刑獄召對除秘書少監權中書
舍人以家諱改直舍人除遷宗正少卿仍直院都城

災有司方窮治火所自起逮捕騷然公白侂冑曰天
聖明道中玉清昭應宮及禁中火皆置獄窮治諫官
御史言此實天災若反以罪人恐重貽譴怒又言火
起無迹安知非天意獨宜修德應之 仁宗惻然並
薄其罪今當眤以為法上以災變令百官條闕失公
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君父之
眤臣子初起有彼此厚薄之間哉特臣下以好惡之
私互相傾迫理或至於過中事或病於極意此漢唐
以來禍階覆轍所以相尋而狎至也臣竊見二十年
間士大夫各懷異議議論紛紜是非不公彼此過當

譬如人家子弟自為爭鬪父母亦隨以不寧而家事
之當算者顧弗暇恤豈理也哉此者甄叙人物不問
舊新中外職司惟賢是用德意孚洽群情歡豫宗社
之福也臣聞天下大器有同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
危元祐紹興之間姑置勿論止以仁廟時價昌朝范
仲淹兩黨言之其間固多君子惟其一存偏陂遂至
黑白不分賴神至仁如天輔以韓琦之忠品節扶持
融攝和會兩黨之隙帖然自消故天下之才不卒至
於毀傷破壞而皆為國家用 陛下大度明恕同符
先朝朝廷大臣追蹤前烈皇極之建與天為謀日者

起從臣於久廢。息遇甚渥。以是知前日人才之放棄。豈陛下本心哉。然十年之間。壯者老。老者病。收之桑榆。固已晚矣。臣願益堅此意。以凝治功。均眎舊新之人才。深鑒黨偏之害。國使群下。私意左右。奸言不得以奪之。則天下幸甚。自慶元黨論起。至是始寢。平故公力陳以堅上意。權兵部侍郎。俄改權禮侍。兼內制同知。開禧九年貢舉時。皇嗣未立。公首白發其端。是歲五月立惠國公為皇子。兼樞密副都承旨。十月使北還。明年五月權禮部尚書。八月參知政事。明年十一月。侂冑誅。兼同知樞密院事。丐罷除職。

畀郡以殿中侍御史。奏降二秩居撫州。嘉定二年令自便。越三年復元秩。奉洞霄祠八年。以御史奏削三秩。仍罷祠。越四載乃復。明年虜大入梁洋。公乞下詔撫將士。曲赦沿邊民。又言鳳州推官姚辛罵虜不屈死。馮州通判李耆壽耻汙賊手。舉家自沈于河。宜見褒錄。東西兩路兵失亡過半。宜選募軍中子弟及死事孤以補之。上倚公為重。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等入益昌。戍王人略閬。剽果隸。逢溪徑抵府下。公前已稱詔遣人持檄諭福等。累數百言。福等讀之泣下。曰李公正人。我亦知之。即約日

解甲以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官寺邑屋至府
治則曰李公且來居此吾不忍毀公復馳書大將張
威使卷甲以西且諭成都諸司調嘉定黎雅寨丁牌
手米會戰賊時退據茗山意叵測公與東川侍郎壘
數以逆順禍福譬之賊遲疑未決間張威以大兵至
夜遣人叩府門求藥物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
梯而登以火攻之公曰審爾必多殺士卒曷若斷賊
汲路與餉道使不得食即成禽矣以長圍法馳授之
賊遂平賊始授繫自言我本自飛鳥走成都李參政
誤我然公本志實欲不煩兵而下非怵之也公始至

惡少年之為賊鄉道者數人有進士王洋女為賊
所得洋往救死之女亦不屈自殺于池水賊傷其腦
不死公賞以冠帔又奏封孺人贈洋通直郎民君未
完復貸緡錢使築之日發藏粟以餉餓者繕城郭閱
禁旅百廢具興明年引疾求奉祠報可去之日送者
傾城邑父老至泣車下以明堂恩封通義郡侯十五
年六月薨于家年六十有四治身疾即親草遺表援
張方平奏 仁宗語陛下猶天地父母豈與犬豕豺
狼較勝負今臣剽聞虜用事臣侯姓者嘗引王猛符
融言告其主曰國家本戎狄江東中華正統天意必

不絕之使其果有此言亦望略示善意使疆場少安
民得休息除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致仕訃聞輒視
朝一日贈金紫光祿大夫十七年三月某日葬于丹
稜龍鶴石巨原夫人張氏累封通義郡先公若干年
薨子銓某官鑄某官鱗某官女適某官虞香孫寅老
惟眉山自蘇氏父子以文章冠寓內而穎濱遂踐政
席為元祐名輔臣甫若干年而文簡公出以海含山
負之學松勁玉剛之節標式當代公之兄弟皆世其
學文采議論震耀一時公亦與聞 國政人謂有光
蘇氏然穎濱之執政也 朝廷清明衆正在列志同

而道協故其用力也易雖時論中变身弗見容而大
節瞭然無異議公之進也不幸當姦臣竊柄愴夫壬
人參錯要塗陰拱旁伺前跋後處故其用力也難方
事之殷客有諷公曰嘻是吾心也然國病矣我去誰
適謀此彼苟慈明王子師溫太真何人哉公念回幹
事機非人莫可二三年間孜孜汲引布列中外殆不
可勝數其大者則主丘公密使顛閭拔錢公象祖復
與政後卒獲其助又惟姦臣死黨師旦最其魁禁不
去之則事不可圖故栗椹排擊靡遺餘力方是時猶
凝水凍雪天地慘烈而替噓微陽默導生意曷曷乎

其難迹不晦而身危絕不密則事敗故公之低眉抑
首若無所遠拂若是乃深為宗社計也持此濟事而
欲人人察其肺腑顧不愈難乎此公與穎濱之所以
異也雖然公之行事本末亦可攷已後之君子其必
有以處之公清修峻潔雖在廊廟而風致超遠如山
澤間人憂時憫世鬱然見于眉宇平居鞠躬履地退
然若不勝衣至義所當為歟厲迅發雖貴莫奪也
除姦之日再拜辭家廟而出曰不幸則以死繼之平
生嗜學如飢渴群經百氏搜討弗遺於本朝故實尤
綜練國有是議旁據廣引如指諸掌其為文本於

至理而達之實用浮濫侷麗之作未嘗輒措一詞必
而好詩晚謫臨川箋王文公詩為五十卷至懷清堂
明妃曲等篇則顯說之不置也其所自作知詩者謂
不減文公有雁湖集一百卷內外制二十卷臨汝閑
書百五十卷援毫八十卷清塵錄三卷中興戰功三
卷初趙忠定鎮蜀輯國朝奏議為若干卷公與討論
晚又編中興奏議若干卷經筵奏下本州錄以進御
蓋深有補治道云其之少也以文墨小技厚知於公
雖登門之日未久蓋庶乎所謂知公之心者况嘗與
修史牒於開禧時事頗究顛末而銓等以銘識為請

義不得辭銘曰

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

夫豈一端

惟義是主

雖不亂群

乃否之亨

遜或可為

亦與時行

哀哉斯人

如墮鵲炭

不有君子

孰任其患

納溝之責

豈不在予

褰裳濡足

其得已諸

鄙鳩未夷

允若耽位

蕪湖未討

嶠若求媚

方其濡忍

賢哲猶疑

及其夬決

世俗亦知

吁嗟孽臣

以國為戲

黨論未銷

更稔兵議

縹焉高逝

茲惟厥時

李公之智

胡寧昧斯

有梟有豕

閃眩清晝

儀儀鳳麟

可與並囿

始議北伐

既弗苟隨

迨使而歸

又猷厥疑

維道之常

弗合則去

宜去而留

公獨奚慕

國既病矣

予去何之

及今有為

猶可扶持

鞠躬盡力

成敗孰計

惟一廼心

庶克有濟

拔其牙角

俾日以孤

窒其耳目

俾日以愚

而我之交

氣類環合	剗如迅霆	震此枯朽
皇綱之整	公翊其成	和議之復
公啓其萌	億萬維生	再安社席
身雖排根	曾豈是感	揆諸三賢
事或不同	濡跡救時	則同一忠
我銘斯石	一語敢謬	欲知公心
天子有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墓表

建昌太守詹侯墓表

故建昌太守嚴陵詹侯將葬莆陽陳師復為之銘既
 葬其孤某復請予表其墓予曰銘墓非古也銘而又
 表之益非古也然古之欲銘先人功德者有焉曩焉
 今亡矣人子思顯其親將為託耶然則雖銘其墓可
 也銘而又表之於義何君子故曰益非古也且侯之
 墓師復寔銘之以銘者之賢則知得銘者之賢亡疑
 也子之欲顯其親可亡憾也而奚以表為雖然予之

於侯有所深敬焉又有所深惜焉侯之免倅而選于
銓也銓吏曰是當復為縣夫倅而縣世之所未嘗有
吏直數吾賂焉爾侯獨曰縣可為也賂不可為也卒
請宣之南陵以去既至厯民如在矧時歲方饒振而
卹之充力也夫自高而卑逸而勞世俗之所甚恥而
不樂為者也以其所甚耻故求所以免其耻者無不
至也以其所不樂故凡可以遂其樂者無不為也士
之所以失其常心者其不由此歟今以侯之事觀之
非所謂卓然異於世俗者乎蓋不耻人之耻而惟賂
吏之耻者知義也不避人之所不樂而惟及物之樂

者好仁也義與仁天下之正理而侯皆有志焉顧卒
不得以究其蘊以死此余之所以敬之而又惜之也
侯之可書衆矣予獨表其一節者以世俗之所難而
之所未及也銘而表之雖有異乎古然書其銘之所
未及以勸為善者是亦古之遺意也於是乎書寶曆
三年十二月甲子建安真其述

宋故蘄州使君正節李侯墓表

嘉定十四年女真謀寇邊邊報斬守李公戒將吏
僚屬豫修戰守備二月甲子虜絕淮而南陷六關圍
黃州蹂蘄水縣公命出兵迎敵遇于橫槎橋破之數

日虜擁衆臨沙河經營欲渡又破之明日虜兵大至
决隍水焚戰樓皆為我師拒遏以退又明日移兵要
衝為必渡計我師直前奮擊殺其渠帥一人餘烏獸
散虜雖屢挫然自是謀益巧攻益力未幾遂傳音城
下圍之數重虜燔吾所立柵我師爭之殺將卒數十
人奪所佩印三月丙戌朔虜攻西門射卻之有據胡
床督衆者斃以一矢虜造望樓以窺我我為疑兵
視之既又使人持書來脅降吾守者公命戮之而還
其書越二日虜以攻具進我亦設械禦之長斧巨石
當者糜碎烟焰所及蕩為飛埃夜則壯士擣其營每

輒克獲居數日虜攻北門銳甚我師絕而下勸其人
毀其梯衝既又迭攻吾四墉皆敗走前後踰再旬卒
不能得志於我會黃州失守復鳩其醜類以來我之
將士軍民殊死聞亡一毫退沮意虜技窮垂遁矣不
幸援師遷延莫至我之叛將復導賊以登辛丑城陷
公與其子士允猶率衆力戰不克死之嗚呼公藐然
一儒生爾使其雍容朝著論說古今不過以德人莊
士目之一旦憑危嬰敵鋒奇變捷出若老於戰陳
者援路既窮竟以身殉其堂堂大節視晉之卞侍中
唐之張睢陽無不及焉議者徒知公倉猝所立之絕

人而不知其積之有素也開禧中某與公為僚于閩
帥幙府居相鄰游相樂也公嘗慨然見語曰篤信好
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忠立志非堅爾某敬
佩其言一日有詔書廟堂以糜捐自誓者公毅然正
色曰士大夫此身獨當為君父死爾可輕以許人乎
此公伏節死義之心已定於平昔講學之素矣及是
謂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又
何求獨欠一死爾寇至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
以死繼之呼公之素心既定如此其辨窮執迫不得
已也死者可同日語乎昔者子路問成人孔子既以

見利思義死危授命告之矣至其門人子張又以見
致命見得思義與祭思敬喪思哀並言之聖賢平日
講論必先以危難自處他皆言思而此獨不言思者
豈非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乎此公所
以自斷而弗疑也公之學主於力行而充以涵養平
居接物容色晬穆飲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
辨和正則凜焉不可回奪某又從公游覘之熟矣嘗
竊以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公實有焉使其見
用於朝居扶顛持危之地則若汲長孺之不可招麾
蕭望之之折而不撓皆公所優為惜也巨木有圍不

得以棟楹九廟暴風疾雨仆之於窮山荒谷之中自
公而言固得其所所以死而為世道人材計者可勝痛
哉世皆言公守斲以扞賊有蔽遮舒冀之功某獨謂
公之一死足以激昂天下臣子之心使知幸生不足
榮而義死不足畏帥是以往人人皆金城也保全二
郡直其細爾還觀一時邊鄙之臣蓋有惜死而逃者
矣鼠雀偷生迄亦不免含媿入地猶有餘辜公雖歿
而義烈照然與天地日月相為亡極是豈不深可貴
耶始公之議城守也通判州事秦侯鉅教授阮君希
甫實與公協同心其來年書畫則軍事判官趙汝

標知蘄春縣林祭主簿審時鳳其分任守禦則統帥
孫中江士旺監轄嚴剛中是數人者職守不同人品
亦異然皆生盡力死盡節無一首鼠自全者事方急
時或說審君出城以追難審曰平時辱太守深知賊
至之日握手丁寧勉以忠義今可負之和觀審君此
言則公之以誠與義感人使至死不忍背者其必有
道矣公既闔門蹈難兄之子士宏適來省覲亦典焉
某時憂居故山有以其事告者悲慟久之顧謂家人
曰天必不絕忠臣之後已乃聞其長子士昭以先返
舍獲全噫天道之可憑若是哉初公為惠民倉屬某

書其事於石變亂之餘公私廬舍俱蕩滅而此倉歸
然獨存遺民來歸賴以有濟公雖死其惠猶足以救
飢殍活生靈可不謂仁矣乎世降俗靡士大夫以全
身保家為資門公之死相與訾議者不可稱數賴天
子仁聖愍書恤典所以褒揚者甚寵然後人知忠義
之獲報而公之道始大光明于時故龍圖閣學士四
明袁公既銘其藏士昭復謁某表其墓某為袁公之
賢其言足以信萬世不待表而見也獨念平生與公
交踰金石其可默亡一辭輒叙所聞與誌銘所未及
者以俟後之君子嗚呼公今已矣士大夫聞風興起

豈必危難而後見哉立朝事主以盡忠竭節自期涖
官臨人去苟且自營之念則是亦公之心也詩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夫高山則仰之光明正大之行則
必行之非可以徒仰而已也有志之士其亦勉諸

九峯先生蔡君墓表

君名沉字仲默姓蔡氏西山先生子也先生嘗特召
堅辭不起世謂之聘君云聘君以師事朱文公而文
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允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
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輿傳微辭實義多先令
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

者蓋引以自匹也當是時西山之名聞天下君之昆
弟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文公游文公
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為環胝門下生來可
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又失其傳聘君獨心
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君既受父師
之託廩又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
克就其於書也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
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又有先
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
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又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

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
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
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六千
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
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
即象而為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
或反數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
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
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
於二書闡幽發微至於如此真不媿父師之託哉慶

元初偽學之論興文公以黨魁絀聘君亦遠謫春陵
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
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理
義自怡澹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聘君不幸沒
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
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時年僅
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
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
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聘君嘗著律呂
書演八陣圖皆為文公所嘆重然學者鮮闕其微間

叩君毫楨縷解使人洒然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
嚮背歷歷如指諸掌其志以經世綜物自任而道與
時違遂指山林為歸宿卜居九峯邃奧重掩雖當世
名卿物色求訪將以用君不屑就也其文長於論辨
詩早慕太白晚入陶常社中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
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某
之生也後不及拜聘君床下而喜觀其書嘉定中始
見君后山未幾過予洪都之郡齋留止數月暇則相
從質問得所未悟後三年將之潭詣君以別戶庭繁
幽竹樹茂美如適君平子陵之居伯季聯席衣冠偉

然若圖績中見古人物會李敬子公晦蔡元思繼至
引觴命酌名論迭發雜以辨爭竟日散去未知別離
之可重也比年退處念一相從於蘆峰幔亭間迄不
可得而坐中客如君與公晦父皆不復存然後知一
日之會為十載之訣其亦可悲也夫君之沒實紹定
三年五月壬辰年六十有四 是月甲寅葬九峯之東
原始君之名若字文公寔命之欲其潛心體道默而
成之也及君長子生公復命之曰模欲其循法履度
動與道合也公之屬君父子者如此君既克佩師訓
模亦進未易量次子抗以明經擢進士第餘亦嗜學

有立蔡氏自牧堂老人以道術名西山振大之君與
二昆又相與闡明之然皆堙淪弗耦或以為蔡氏恨
予曰是不足恨也魯之曾氏自歲以後未嘗仕而聖
師與其志道統得其傳至西猶羞比管仲是其所得
多矣漢陳仲弓子孫繼隆貴然公慙卿卿慙長位高
而名益下君子病之若君之家學淵源河洛羽翼魯
鄒繇祖暨孫先後一轍言學之有本者必推焉此其
可貴豈區區人爵比乎君之言行予友黃君自然狀
之模復謂予表其墓予不得辭也故為叙其梗槩俾
刻之石後之君子其尚有考於斯

墓誌銘

通議大夫竇文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竇文閣待制李公既歿其孤洪宗為書赴某于西山精舍且請銘某曰僕非能銘者也矧方儼然在衰經中敢辭洪宗書再至援昔人故事以請甚力某滋不敢當顧念昔者假守溫陵時公與故寶謨閣直學士楊公炳今顯謨閣直學士傅公伯成以法從耆德居里社年皆垂八十矣泉人號三大老歲時讌集龐眉華髮奕奕相照若圖畫中人某以後進從之游蓋相予歆甚洛陽之別意各黯然視公色尤若春春者自

西來歸公數以書問生死今纔幾時而遽不起乎則為潛焉出涕而公之言行事蹟傳公實狀之某雖不能銘然賴傳公之文足以傳信行遠用不復固辭蓋公生中原名族能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而清白廉介之節終其身不少變世之稱公者以是而已至於立朝正色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則世或未之知也開禧初元公自湖北召對首論建事立政必廣詢博採以盡下情因言朝廷政令之更變者數事且曰此特其小者爾有大此者苟不謀於衆而遽欲革焉人言未同人心未一殆恐發之易而收之艱特韓侂胄用

事久欲弄兵倖勝以固其權人情洵懼鄧友龍輩以
從吏傳會据要路異論者輒斥帷幄近臣噤不敢發
一語公新從遠方來顧抗論如此識者避其忠迨進
貳版曹又以居獻納之地有大利害輒盡言於朝亡
所避既兵敗于外鄧友龍以首事生釁蘇師旦以謀
將納賄皆坐逐公以為猶在善地未足塞責移書侂
冑乞敷奏顯正其罪且謂 聖上寬仁若未忍即加
誅戮亦宜更議遠竄以解天下之憤時侂冑雖勉絀
二人以道謗而意常忿之不衰故士大夫以公言為
難權臣雖不懌然憚公之辭直弗敢怒也更化後

迺如公言嗚呼公其可謂剛正篤實之士矣予故表
而出之以示當世云公諱詵字誠之系出唐卹王禕
由卹王十一世至漢宰相濤仕本朝為兵部尚書又
四世至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子六人曰昭
圯元祐間為啓居舍人其季曰瑒則公之曾祖公也
世居濟之鉅野建炎中文肅公避地于泉因家焉今
為晉江人 國朝以文治天下方全盛時名臣輩出
率由文學選元祐內相眉山蘇公為天下宗師中丞
高郵孫公亦時儔人右史游蘇公之門而悟作文之
法於孫公淵源所漸至文肅公宣和間顯內外制文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一
十一
名盛天下建炎中興雖由忠力位執政一時大詔
令尚出其手故李氏號文章家公逮事文肅公然尚
幼於諸從兄弟年相若者已獨蘄然見頭角大中公
既以疾不仕望其子甚切公蚤慧知奉承大中意日
勤於佔畢年寢長益務博覽書史采摭前文人所造
語及竒字險韻備作文之料具日矻矻不休其為文
下筆輒千言賦詩它人方儲思已成篇矣年十三用
文肅公休致恩補承務郎既冠監潭州南嶽廟會
朝廷始嚴銓試法中之調興化軍仙遊丞年雖少已
有能聲諸臺多諉以事主管南外睦宗院時有以南

外宗鬻酒之弊聞于朝更選任前度友即趙公不
敵為宗正革去掊歛積壽宗室女有年長未嫁者悉
擇所配令有所歸公多所建白史文惠當軸陳正獻
梁文靖咸以書薦公可用將以二令處公公以親養
不樂遠去求通判漳州以歸漳舊號閩中道院為倅
者又多以迫為嫌事非部使者所諉漫不可否公悉
心以佐其長鉅細無所隱時劇寇沈師既平而它盜
相挺於鄰壤公被帥檄為防備郡以無警帥忠定趙
公以其事聞且乞用公知汀州事雖不果行而當路
由是益知公才遂擢知黃州孝廟臨御久益厲精邊

郡尤不輕畀宰相初以公姓名聞上問如何人宰相以有吏能對可之公既對首論邊郡數易之弊乞倣漢制令郡守兼領武事遵祖宗久任邊將之法上意甚悅將赴郡趙公時再帥閩謂公曰黃邊江賈舶至困於重征而舟無所泊多以風濤壞蓋求所以為泊舟之所公至首訪利病會歲饑遂以官錢募飢民開內澳六百丈民不告病而商客以濟治以最聞部使者交薦任滿奏事乞於冬水落時允沿江沙淺處增置守備光宗開納詢問甚悉公奏對亦詳遂至移刺

王曾 曾知退條具以聞公復條上聞者謂將用矣會

宰相留公丐罷待命于郊公對雖稱旨無將順上意者以公知潭州未上丁太中公憂服闋知袁州為政如在黃時江西號粳稻之鄉然民無貯蓄一遇儉歲常平所儲既數又必關白使者待其符下每患不及事公搏用度允厨傳苞苴等事一切不為既有餘則儲米幾二萬斛名之曰州濟倉春夏糴貴則發以糶秋冬收成復積之如常平法 朝廷知公治行用為夔路提點刑獄未幾除轉運判官蜀四路惟夔最崎嶇山峽間民貧窶然水耕火耨官苟無擾亦厘厘足公約束郡縣省追胥理冤枉禁苛暴一切以靜治人

用率服漕置司夔子屬郡有鬻鹽之利歲計取足羨錢猶多吏或不良以羨為市公悉以代上供之虛椿補綱運之隱沒幾二十萬緡移荆湖北路兵釁將啓調度多屬之王人而外計寔任轉輸之責公選用屬吏鈞考稽隱計事無乏會攝總餼前使者盜用庫錢二萬緡充饋賂至以買妾將為欺隱於官文書未及而死吏皆懼累公以其死也不欲暴其事密聞於當路以其緡為應副其喪事而已人以公為長者召對

大理少卿尋遷卿會詔獄辭所連有當石欲因中傷之公無所觀望案上復

及其平在廷尉三年每獄上雖以情法為當必白于廟堂曰有司但知守法朝

廷當從寬典若有司欲翫法是恩歸於已而怨歸於上朝廷欲盡法而行則又人無所措手足矣其言委曲而不激故多施行寺修斷例久而未就公乞顯命編修官且立程限又以例四萬餘汎然無統難於徧閱若徒流罪誤有出入有司處斷雖或過差未至相遠至于當死而生生而死其相去殊絕請以大辟案分為十其七編悉死比而獲生者以示好生之仁其三編附生比而論死者以存止殺之意前此未有

以為言公曰發之號稱職未幾權戶部侍郎方時多
事調度百出公盡心於其職部舊有總轄司以鈎攷
五子司錢物出入之數知其虛實後廢公請復置之
吏率惡其害已即官有不快意者中言事官遂以
論罷朝廷知其誣不半歲授祠祿再閱月起帥廣
西時江西賊李元勳未平連湖廣數路皆警公分遣
兵戍措置寨柵諭集土丁據守險要盜不能犯其治
郡一以寬厚廉靖為本而積年逋寇設為方畧督責
悉擒連歲大稔邊徼無事除集英殿修撰繼陞寶謨
閣待制且因任焉公力求出外遂以敷文閣待制知

建寧府建俗剽悍輕於殺人有聞者公責亭人諭解
其爭且明長少上下之分俾知有禮方楮券稱提之
令下部使者奉行過當或計物力科冒或責兌券之
家日約以若干錢或欲盡官帑所蓄分於民以昂其
賈公以民既徧受其害官亦將空虛多尼不即行或
謗諸朝謂公害稱提之政然閩中自更幣後為政者
爭事苛急而告訐之俗興編民貿易小不如法輒坐
黥隸沒入由是畏楮如毒虺得之者惟恐推去不速
也自公下車行其所無事然後人視楮為可用無復
前時疑畏之患要為有功於稱提者而朝廷未之

知也因公丐罷命進職三等奉萬壽祠以歸既退居
于家始買地臨河更宅劣可居築樓東偏扁其下曰
驪奄對河為圃手植花竹日徜徉其間性不飲客至
賦詩奕棊而已祠秩滿告老上命復畀祠者再嘉定
十三年十月八日甲子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
七積階太史大夫職寶文閣待制爵隴西縣開國伯
食邑八百戶致仕進通議大夫遺奏 聞贈宣奉大
夫曾祖瑒故朝請大夫贈少師妣仲氏贈鎮國夫人
孔氏贈鄆國夫人祖邴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累贈
太師謚文肅妣任氏贈魯國夫人考紉承議郎累贈

大中大夫妣陳氏贈碩人公聚陳氏再曾氏並贈碩
人子二人長慶宗迪功即早世次洪宗承務即前監
福州嶺口倉女五人進士謝汝嘉承奉即知湖州歸
安縣丞梁佺迪功即前監台州黃巖鹽場曾子厚迪
功即福州左司理參軍傅齊進士諸葛琰其壻也孫
男三人龕迪功即新興化軍莆田縣主簿集孫壽孫
尚幼洪宗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壬申奉公柩歸于
南安縣上塘村之源從治命也有文藁七十卷續通
鑑長編分類三十八卷談叢七卷藏于家初公其家
世文儒少年勵志欲由科第進諸兄弟方以文爭勝

不相下伯父萬如先生縝獨愛公授以手所校西漢書曰此予平日所用心子姪非好學不以畀也公朝夕讀益從師友學為舉子文三預漕薦一為榜首再試禮部不第遂棄去不復為而剽以它著撰及吏能取知諸公其學問雖不顯名一家獨謂二程先生發明聖道之傳蓋漢以來儒者所不及寔生於黃遂於黃立祠且求朱文公先生之文以記之推原本始以示學者趨鄉居官不為詭激而可以惠利者無不為其大者固已大書深刻其小者若漳之建菴宇給閑田以便往來黃之創甍屋居成其以省科擾袁之寬

過稅優行商以免寇害在夔在桂建營叢塚以葬流尸築銓館以待寒士架輿梁以利病涉積羨錢以振無告治道路以便行旅蠲逋稅以寬民力不可殫書性䟽通易直所至不求官吏短長部使者有所施為可行則行不可行亦以書順導之使知悟賢者多樂從之執已見者間以取怒守黃日轉運使者嚴偽錢之禁公謂私錢與官錢雜用已久一旦驟嚴禁公私折閱多人情不安邊郡為非便漕怒以公為縱盜鑄公恬不卹已而漕竟以此罷廣西地曠且遠吏欺奉法楊公方時將漕性廉介不可干以私而嫉惡太過

發摘多官吏重足而立公以臭味之同相予厚然意以為治道去泰甚遐方僻壤士大夫一遭按治至有全家流落不能歸者亦當時有縱舍由是未嘗以小過按吏也至建寧卒以與使者議不合而去蓋其志在於惠養小民全安下吏而已利害則不問焉初文肅公薨未謚淳熙中近臣言及叱苗劉事孝宗嘉嘆特令定謚事下奉常奉常采謚法應事有功定謚文敏公謂建寧叱折兇渠褒詔具在叶謀復辟忠烈曉然豈曰應事既登朝請改之遂更用奉常考功之議易敏以肅又以文肅公遺藁久未流布懼歲月逾

於散逸鋟木于黃朱文公實為之序墓隧之碑未立謁于周益公公既銘之而復親為之書文肅公雖寓于泉以其左僻有意洪饒之居公買田築室于豫章俾次子居之命其堂曰成志而身歸溫陵奉墳墓凡子孫所以顯揚先烈而繼其志者靡不竭盡其力可謂能孝矣家居守儉約不以一事紊官府任子恩既官其子及長孫遂於諸妣中擇好學而文者亢宗奏之然後官其外孫曾荷孫文肅公居泉僅有埭田歲租千斛五房共之至公悉推所當有以予貧者宗族及外姻之昏嫁死喪多隨力調助之所以奉養

則泊如也年踰六十即製衣衾棺歛之具前五年卜
吉壤營壽藏命之曰樂丘時造焉秋九月屬疾乙卯
晨起曳杖消搖于門見者謂其良已後九日子姪輩
環侍命坐語如平時諸姪退肅及門已溘然而逝聞
者傷惜之惟李氏自樂靜先生以昌言直道入元祐
黨籍厥后代有顯人至公上承累世緒業遂歷清貫
為天子侍從之臣斯亦榮矣然使公平生所立或少
自畔於先訓雖襲紫傳龜顯融赫奕以之銜俗可也
豈昔人所謂不朽者哉教衰俗圯士大夫出身名閥
妄自菲薄以濇底其先者為不少矣故某於公重有

感也若是予焉得不銘銘曰

維古之人	世德是貴	爰暨末流
以祿相侈	抑抑李公	奮于名家
一節初終	如玉不瑕	昔在滄洲
清醇亮直	亦有雲龕	毅然正色
元佑大論	建炎忠勲	奕葉相望
郁平靖芬	公曰艱哉	曷繼前列
喰菊紉蘭	救芳濯潔	退然其容
山澤之臞	義激于中	可敵萬夫
噫嗟柄臣	盜弄戈甲	公獨徙容

過其牙葉

惟恢首纍

惟冀鸞官

可使斯人

善地是安

言雖真售

聞者增氣

大化既更

迄如公議

逆逆龍鱗

櫻之匪難

料虎之頭

厥維孔艱

人謂公榮

簪筆持橐

孰知公心

優繇一壑

容膝之隘

視猶廣居

梅竹之東

所矚者書

蕩節魚符

漢淮嶺蜀

有田一廛

泰然自足

世教日淪

夷祖跖孫

誰知李公

不辱其門

樂哉斯立

公斯自卜

銘以昭之

過者必肅

宋文林郎誌銘

慶元二年五月某日金華宋君以文林郎廣南西路
 鹽事司主管官終於廉州官舍是歲十一月某日歸
 窆于隆興府新建縣龍子岡後三十有三年君之子
 自適介章泉趙公昌父有謁于建人真某曰先君子
 之葬也黨論方譁先友大愚呂公子約書來告毋遽
 銘自適不敢違歲月飈馳丘中之木蔭數畝矣而墓
 道至今無文可刻懼終氓焉亡以詔來者敢請銘某
 曰僕之生也後不及撰杖屨後先大夫游且樸學無

詞華懼不足以有發敢辭自適羸粮逆旅九三月妻
請弗予置且出其書數通其一曰宋某字茂叔生於
紹興壬申年十二三已卓然自立為鄉里先進所知
從呂伯共學其論通鑑貫穿不窮伯共大奇之紹熙
改元第進士主筠州高安簿豫章帥王謙仲立宗鄉
尤延之皆待以上客宗鄉使虜以為書狀官歸循從
事即掾融州秩滿辟廣西鹽事主管官漕張君量胡
元之又待以上客蓋其氣象和平議論堅正明敏足
以決事庶勤足以勵俗不幸年四十餘卒官平時於
經史皆究極本原尤工詩篇興寄殊高遠嘗次陸務

觀韻曰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涉新奇却未工得句直
須參造化此身何必計窮通曾次所蘊可見矣視其
名若氏則故相益國周公也其友玉山徐斯遠南城
包顯道又或傳其事或為詞以哀之而徐之言曰茂
叔之材內介而外通平居一語不輒發及其慷慨論
天下事是非可否無所回隱雖平主故人執政柄在
顯塗一事不可君意必騰書責之弗置也至於通練
世故熟識閭里情偽吏治得失則雖世之以吏能著
稱者無以過焉茂叔其可謂有周天下之材矣謀讀
已矍然曰益公之言金石也雖微徐君之傳人其有

不信者乎夫傳猶贅也銘之滋贅也雖然自適之志
塵矣不可以虛辱則考其世系曰曾祖裕贈奉直大
夫祖有朝奉即知柳州其歿也東萊呂成公志其墓
考沆學篤行高鄉人尊之曰厲齋先生君之母在柳
州獲異夢焉既生有異質甫年六七歲見經子輒成
誦若夙昔柳州倅長沙君年十四五南軒張宣公一
見許其資可以任道既又執經東萊之門方是時四
方雋茂聚于飛澤者數十百人君未至一旦頽然出
其列成公寢疾獨以任重道去屬君及大愚云其掾
守貳不袒能事積弛官奉兵食至或經年弗予

君白守此戶曹責也則為今畫措置九廟奉先兵後
官兵先外寨官先下僚而后以次偏及燕謁它費則
以幣餘當之郡仰鹽利以給歲入比大虧君為爬梳
剔治未幾復其舊先是郡官秩滿多不能歸君請次
第償其逋奉且帥同僚助以私錢不半歲得替官亡
留者一日郡卒謀倡亂其徒群詬曰自戶曹來吾輩
妻子始亡饑凍者若等忍負之乎治獄細大必躬戒
吏胥毋得輒拷問囚能書者聽自書不能者許以吏
代而面覈之片辭不同輒坐書者以故人得輸其情
雖重辟未嘗施一捶也田主愬其佃不輸租君命兩

造至庭詰之顧其貌頗粗若密使人盡取王家文書
來驗之則庶弟也命還本生而均其產以漕檄行視
諸州獨雷守陳亮弼有治郡材已乃聞其削秩以免
蓋帥司水軍戍于雷主兵官以等夷視守守顧奉承
之陳至稍絀其禮主兵官怒讒于帥劾之君為雪其
誣且曰兵廩於雷而不受節制非便也帥不獲已騰
君書于朝以誤奏自劾讒者坐削官而令雷州節制
水軍如君議帥故嘗薦君以是寢不說陰使人物色
其過始君以檄出州縣禮饋如使者君一切拒弗內
且責其文書傳吏牘人始疑其矯及是亡秋毫可指

擅廉聲益暴著疑者始大服及為主管官故時月僣
緡錢幾四百君按瀆今讒受九十千而已醜政垢弊
久討尋其故大要命脉在鹽亭戶還其未給本錢而
寬其逋於官者月再更鹽利亦頓復萬安黎寇作使
者以屬君方盛暑調兵食勞憊不遑息疾甚猶自力
治文書卻藥弗御掩關掃地以待終時母夫人王氏
留桂府君涕泣思念不少置垂死猶問得無有從夫
人所來者乎蓋自適叙君之事如此而其遺文有曰
人心至靈萬善畢具人之所以異於聖賢者罪在自
棄而不知求爾求之如何博學而審問明辨而謹思

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自卑而高積小而下
顛沛造次而無自畫之間則幾矣若夫溺心於簡易
之說謂道可以悟入聖賢可以立致戒多學之累而
廢見聞之益守見性之說而忘存養之功雖有得焉
烏知其非臆度料想之私乎其自贊則曲忠信進
德之基孝弟為仁之本行貴日益文貴日損聖賢之
言雖不吾欺吾必求其真知念慮之過雖不吾罪吾
必求其亡媿嗚呼觀乎此則君之所以為學與其為
人可知矣若是其可不銘君娶何氏生子六曰自適
自道自逢自述自遜皆能承其學自逢易名恭登嘉

定辛未第嘗官國子學通判楚州今降授宣教郎女
五歸曹惟寅趙與起隲沈早天者二人孫男十有一
自君葬于洪諸孤不忍去因定居新建陽易俗坊云
銘曰

世之誦君曰材與文顧是二者孰其本根蓋循循
乎下學上達而凜凜乎不睹不聞履進修之實地
戒超悟之空言斯其所以異於今人之學而不辱
其師之門者歟

湯武康墓誌銘

予年二十六始識升伯於都城方是時升伯以詩文

五十四集卷之四十二
十四
稱諸公間雄麗秀拔有古作者風致後十餘年濫官
于朝又得其所為通變十二策者讀之論說娓娓
援古質今奮然有為國建策圖久安之志於是撫卷
三嘆曰此賈誼長太息書也恨時無知君者亦自咎
前日知之未至也又五六年再見于延平旋過予西
山精舍相與論洙泗伊洛之源流與朱陸氏之所以
同異者旁及方外之學融會貫通卓然自有見處殆
非前日升伯矣越二年起帥湘中求士之可與偕者
莫吾升伯若也凡再聘始來來則朝夕與處坦乎其
恬夷窈乎其靜深望而識其為知道者氣象則又為

之驚嘆曰升伯別我幾時而涵養至是耶蓋前後二
十寒暑而五見君見輒有異非其信道篤進德勇其
能日充月益如是乎予嘗病世之學者誦咏聖賢遺
言而未嘗反躬以驗其實故雖見聞知識若日進而
不可禦回視其人氣質之偏心術之蔽或終其身而
亡改焉則亦何貴於學耶若吾升伯蓋用心於內而
求踐其實者也故其積中形外有不可揜使天假之
年卒至於德盛仁熟之地則其所立詎可量也哉此
吾於升伯之後所以齋咨涕洟而悼斯文之不幸也
君名于字升伯姓湯氏饒之安仁人曾祖考某祖考

其考其自號臨齋予所為序其遺文者也湯為安仁
望族用儒科顯者相踵自君之大父諸父蘊德種學
益赫以閎而皆不耦君少從鄉先生肄業已知講求
先朝名卿言行而慨慕其為人再舉進士慶元二
年中其科調黃州黃陂尉益務涵飫經術朝莫唵諷
山房中家人少覲其面臨齋於古學無不通君為舉
子時罕以語之至是始盡發其蘊大要談義理不驚
於虛無高遠而必反求之身心考事實不泥於成敗
得失而必鉤索其隱微論文章不溺於華靡新奇而
必先乎正大要其歸以切實用關世教為主君於是

畫得家學之傳佻居臨齋憂服除調主婺州金華縣
簿辟江州都統司機宜文字又丁母董氏憂服除調
武昌軍節度推官遂教授南劔嘉興二郡學改通直
郎知湖州武康縣未上卒年五十有五寶慶二年四
月十四日也君自為書生慨然有志於及物其在武
昌疚心幙畫酌情引義參以法意凡所剖決人無異
辭嘗以漕檄問事信陽信陽守方營郡治民病于役
相率詣君自言君即道中移書諭守飭曲幾干言守
感君誠意立為罷役鄂有椿管錢十萬緡以備水旱
總所因他事為詞盡取之守不敢爭君獨以書白總

領趙侯彥櫛語甚切曰毋使鄂之吏民謂取椿管錢
失早滂備自公始及為校官日與諸生講論道義晨
入直舍至晝漏盡乃歸間造諸齋從容咨叩勉以進
業雖吏胥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寘黌舍中為親授
經史其所成就居多蓋君德宇粹然從遊之士望其
眉睫已有所興起不待繩以規矩而後聽且服也棲
遲選調幾三十年守道固窮未嘗有覓舉意同僚信
之願因君以求郡薦皆為盡力會當路有知君者連
上剡牘遂以改官君固未始汲汲也家故清貧闔門
數百指悉仰食於君蔬食菜羹同堂一飽而歡意常

周泱遲次約居動五六載飲水著書陶然自樂雖妻
子衣百結不以介其心自奉儉僕舉酒觴客性一古
麤甌燕居緇裘布裳驟見者不知其已仕也晚年憂
患日侵尤人所難處而君以理開釋脫然亡固滯意
嗚呼欲知吾升伯者仕觀其自竭窮觀其自守斯得
之矣自其少時博參聖賢言論以為指歸精思力踐
不進不已既又聞瞿曇氏之學以了悟為聞亦從而
究其說久之訖然若有得也間嘗語予曰儒佛之道
雖殊要皆以求本心為主倘能悟所謂活法者則雖
混融為一可也予雖未悉其指然視君所養虛閑怡

悅有超然自得之趣則其所造詣誠有未易窺者至
於孝友之至情愛君憂國之大義悃誠至到一念弗
渝自兒童時篤志色養侍親疾數月不解衣居喪哀
毀尤劇諱日必前期齋戒終其身孺墓弗衰宦遊四
方每晨興炷蕝遙想先世丘墓所在各再拜以展哀
敬方喪父時三弟四媢皆少君一力撫視以養以教
俾至于有成諸弟連歲收科各以學行聞女兄弟中
類能涉書史閑壺則皆君發之也開禧中權臣將開
兵釁君為書萬餘言伏光範門以獻不報明年師出
不利人服君先見而更化後卒未有為君言者君謂

吾不幸獲知言之名敢因以為利哉雖沈伏下僚每
聞時事有不滿人意者當世善類有不獲其所者輒
為竟日弗怡觀君於倫理恩義之間周盡如此是其
性於天成於學有以過人者又非方外之說所能與
也君在嘉禾最為邦人所敬愛寓公之賢有俞公建
者尤為金石交君既通 朝籍往謁焉疾遽作遂沒
于俞氏之館將屬纊神采清明如常時六月五日第
巾護其柩以歸自棺及歛費多出俞氏明年三月已
未祔塋于貴溪龍回考君兆域之北娶姜氏二子潛
年一十六卒洵生有異質自幼出語驚人年十四以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戴氏記舉于鄉甫寇亦卒今奉君之喪者孫震孫而已悲夫二女適張龕許咸次孫復尚幼君初號隨適居士晚更號存齋其為文章敷腴醇正充工古律詩論事有根據切物情說經多先儒所未發有集二十卷泮宮講義二卷史漢雜考二卷記開十卷楮幣罪言一卷與所謂通變策者藏于家雖然君之所以不朽者弗在是也銘曰心休兮理融舞雩兮春風全吾真兮自樂等夢幻兮窮通潦盡兮潭清天空兮月明悵舊遊之莫續寫予恨於斯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